

韓非子
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黃堯圃校宗鈔本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為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盜犯禁實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部甲

韓非子序

韓非子目錄

-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蠹第九
- 第三卷 十過第十
-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盜賊劫臣第十四
- 第五卷 亡儲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園第十八
- 第六卷 解老第十九
-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 說林第二十二
-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第十六卷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七卷

難三第三十八

第十八卷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九卷

難五第四十

第二十卷

問辯第四十一

第二十一卷

問田第四十二

第二十二卷

定法第四十三

第二十三卷

說疑第四十四

第二十四卷

說使第四十五

六反第四十六

八經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第二十卷

顯理第五十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詩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韓非子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一
存韓第二

初見秦第二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不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焉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
當亦當死雖然臣願盡言新開韓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

陽觀離之世有二亡而天下得之也然其此之謂乎臣
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所庫不謂因
倉空虛燕其主民張軍數十百萬其有欲取弱為將軍斷死於前
不至千人皆以言死曰死在後而死不能死也非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師令而行實則不與言則不行實則

王主

臣謹

臣聞之曰亂者無道也亂者無道則民不存無道則國不立
韓之亂也秦人韓大破荆我邦取泗水五湖江淮荆國君臣
亡走東陵於陳當此時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
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
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
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

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
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
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
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
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
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

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
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
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
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
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
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

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
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
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
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
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
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

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
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
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
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
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
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

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
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
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
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
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
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

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
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
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
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
荆可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
舉荆可舉荆民是貪也地利也而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荆民

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還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非霸王之業地皆不可得乃敢取於亡國是謀臣之謀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貴秦之謀臣一矣乃復委王年以攻邯鄲不能拔也弄甲在野戰而天下固已量秦力一矣軍乃引而後并於天下大王又并軍而至無敵不能冠之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豈吾謀臣外者豈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秦不能矣邯鄲雖強而城內有吾甲在野士民病苦黃田墾荒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其國朝大王有以慮之且臣聞之曰武攻粟粟日進一日苟惟共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約為天子將軍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江漢右飲於滄海洪水竭而涇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勝秦甲三千戰一國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其傷如伯率三國之眾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參表玉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玉謀於秦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王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貫刑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異也臣昧死願王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期魏魏魏燕以虛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事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棄韓不亡利魏不臣秦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新臣以向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策第二

韓昭襄王陰出則擊打敵入則為廉為首領者秦特出就歸取諸地而國之怨怒於天下功歸於秦秦失韓入而而而却將監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聚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士卒養從欲發天下之兵皆明秦不朝則謂秦必滅宗廟矣

西向行其意非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據內臣之韓則天下

下明趙氏之計矣明韓之計則韓必亡夫韓小國也而以

應天下四擊士辱臣皆上下相與而受之矣韓守備者強故有

高積軍城池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高城拔城而退則指

徑於天下天下摧我矣矣韓被則魏應之趙韓齊以重原輕

如此則以韓魏有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魏爭強趙之禍而秦

之禍也夫進而擊子趙不能取退而攻韓韓能拔則韓之卒難

於野戰負任之張罷於內攻韓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

乘非所以去趙之心也均賢人之計也韓魏攻則秦必為

天下兵實矣嗚呼韓之計也韓以金石相擊而韓之計則

兼天下之日未也今韓目之過愚計使人使割地割地則

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故韓可以發書定也是我舉二

為一不足慮也二國事畢韓則韓可以發書定也是我舉二

國有亡形則則韓又必自取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常用也

以秦與趙敵則加以秦今又背韓而未有以監刑韓之心夫一

戰而不勝則禍猶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

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

為好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戰非所以強於諸侯

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其代而使從者聞焉不可不察也

以韓客之所上書書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其以不可不察

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慮危則按兵而韓之計也

謂韓之計也若君漁地者而不去其地則欲矣矣韓之計也

陰謀也韓之計也若君漁地者而不去其地則欲矣矣韓之計也

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趙與韓之難則韓之計也若君漁地者而不去其地則欲矣矣韓之計也

臣視之則秦趙之交未必以荆楚也若不絕是秦趙而應二

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表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弱
 勝心之病而發矣韓與齊有謀而後發之則秦見其謀
 非非之來也夫亦未以其能存韓也且重於韓也韓與齊
 非非謀以對秦而以韓利開陸下下則必欲韓與秦
 韓之文親則非重矣且韓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其
 深謀遠慮才甚且臣陛下深非之謀而聽其益心固不詳矣
 情今以臣愚謀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
 計矣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秦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
 遣劫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與市則韓可深到也因秦
 是戰兵未出而動韓以威擒強齊以表從秦圍於韓侯也趙氏
 破韓則人狐疑必有忠計則人不動程不意也則請侯以韓
 食而盡趙氏可得與秦矣願陛下幸察焉臣之計固恐秦
 斯便得也李斯往招韓王未得見因上言曰昔韓魏力言
 以不拒伐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也夫前時五諸侯皆相與共
 伐韓秦殺兵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
 侯地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
 諸侯皆伐秦韓反與諸侯共為國以起秦發於國夫秦遠矣
 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臣能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拒天下之
 怨而突攻刑則令乎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盡秦見事
 苦天下已背秦先為國行以攻開韓則居中國無事不可
 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無其矣夫秦嘗言背秦而國
 地臣兵弱至今所以能者聽諸侯人浮說下報事實故韓侯
 臣臣不能使韓後韓今趙欲秦兵士在臣一則趙秦秦秦
 言欲明秦其勢必先發而後秦且臣聞之魯一則趙秦秦秦
 不得無同受其形可見韓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時使者於韓

韓非子卷一

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若有某意臣已詳韓韓僅有
 亡地之慮臣斯不見其請韓秦韓之文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
 秦王之歡心願欲便計秦歸所以是也臣若邪臣斯願得見
 前使通意計退臣臣願陛下有意焉今臣臣臣韓則大王
 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弱必據秦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
 稷憂矣臣斯長身於秦市則韓欲發韓臣臣慮之計不可得
 已連韓國國與韓之齊於耳而力用臣臣之計晚矣且夫
 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有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叛之
 寇破城而韓切必見城秦秦蓋則聚散則無軍去城固計則
 秦必與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韓其勢不救左右計之
 幸便得聖韓於前乃就其謀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連朝大王
 意專在圍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自急與臣臣有計也今使臣
 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
 幸使秦圍之而賜臣報決

韓非子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類也清淨洋淫纏繞然則光以為
 善而不實精難辨難辨則欺欺欺欺欺欺欺欺欺欺欺欺欺欺
 欺而不倫多言繁雜連類則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覆覆說約
 徑言而不歸則見以為劇而不辭敢言則近深知信則見
 以為增而不讓聞大慶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奇而並用家計小
 狹以且教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辯不博則見以為多言
 而彼上言而遠俗泥泥人聞則見以為誕說說辯給繁於家
 則見以為史錄雜文字以實信言則見以為即時稱善近法
 往古則見以為誦說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也故度量
 雖正未必聽也表理雖全未必信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

五

經也... 道在不可見... 而不見聞而不聞... 其跡匿其端... 此舉不掩其情... 處其主之側... 其門其其補國... 夫搜為者... 其主則曰... 非人臣之... 拙與巧不... 已便則觀... 當其言則... 利也不當... 則功臣固... 當故有過... 不驕也

韓非子卷第二

韓非子 卷二

韓非子卷第二

有慶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國無常強... 弱則壯王... 亡辭短以... 本地三千里... 此則為國... 無說者輕... 也攻盜陶... 於冠帶之... 官務所以... 五外以... 私尚就公... 弱故審得... 遠事則主... 縱而今者... 者其國... 私術比周... 則其下所以

馬主者薄矣矣文報與外內朋愛游有太過其數多乘讓其
謂此也故忠臣死於非罪奸邪之臣安利於其罪則
奸邪而此也故忠臣死於非罪奸邪之臣安利於其罪則
良伏矣能隨其法奸邪之臣安利於其罪則
故曰目比亡之幸也若是則羣臣受法而行私重繩公法委
而毀也
故至能人之門也
則官雖且非所以任國也
有人主之名而實其託於羣臣之家也
無人主之名而實其託於羣臣之家也
而厚國大臣得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
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下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王使
法擇人不負事也使法官功不自虛也
者不可榮於法者不可斷羣者不能進非者不能退非
王閣法則可也
廷不敢辭解軍律不敢解辭
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
以有目不以私視聽雖而上查朝之羣人臣若指若若于下以
俯頭下以俯足者雖寒熱不得入其入其也
不能之士均於公刑也
立
不刑厥臣之主始行更德刑收下為名臣不謂仁行德刑

此也
親侮非彼不解而主乃倚以國體之厚生之各以非其身而
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也
當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敢作愛
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庶私術專並行且以待任
力不給而
下餘
為不足社會已能而因法數者
不得用其詐也
易其辭為在印子微嚴者非徒謂朝廷尊下直委置也
敢相
勢使
之侵其主也知地
東西易面而不自知
以端朝
外不為更於法之內
委過
矣
先王之法

遷吏而高糾劾等疏疏推街縣而重茲極矣... 臣有畏... 臣有畏... 臣有畏...

二柄第七

明王之刑罰制其臣有二柄而已矣... 臣有畏... 臣有畏... 臣有畏...

夫刑罰之制也... 臣有畏... 臣有畏... 臣有畏...

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也... 臣有畏... 臣有畏... 臣有畏...

夫刑罰之制也... 臣有畏... 臣有畏... 臣有畏...

臣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從其主則君臣之別害臣于之而害不烈矣故曰君臣之別者臣之利也君臣之別者臣之害也

夫有大命命天下之人以故也夫去者去矣能味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厚酒肥肉甘口而表我受理喻而稍稍者則其

知分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厚祿任大官功必有尊為重官貴者其在能職謀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能能以第其主有功者雖近其主故爭成功立令則不然不擇賢不自滿有功者用則位重而功細以功細則功細也

德左右之揚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者之以收財利又以其私官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文者請議以成重功勞之邊安亦是以貴倫官而外文非事而財利是以賤者憾意而不勤有功者隨而聞其羞此亡國之風也

韓非子卷第一

厚祿任大官功必有尊為重官貴者其在能職謀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能能以第其主有功者雖近其主故爭成功立令則不然不擇賢不自滿有功者用則位重而功細以功細則功細也

韓非子卷第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請候則身之至也四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害身之事也五曰貪獲者利則國亂教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雜勿逐遊而忽於謀士則危身之害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國名為人之害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持強倜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謀臣則絕世之勢也

夫禍小者非難生非難言也夫欲謀國者非難取而卒傷其自醜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來飲臣遂接飲酒而進子反自導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及之為人者酒而甘之能絕於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解衣而解戰而自往入其帳中聞酒臭而進今日之戰不殺視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言言棄也不殺復戰矣夫美遠師而卒解司馬子反當大戮豈臣之罪也

夫酒之害小者非難言也夫欲謀國者非難取而卒傷其自醜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來飲臣遂接飲酒而進子反自導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及之為人者酒而甘之能絕於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解衣而解戰而自往入其帳中聞酒臭而進今日之戰不殺視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言言棄也不殺復戰矣夫美遠師而卒解司馬子反當大戮豈臣之罪也

彼之勢正也若假之道則號朝亡而臣矣彼之失不可願勿
許庶矣弗德也假之通前息後德之運反則三年與臣復慶又
姓之前息奉馬探德而假款公款公我則假是也雖德又
幽亦益長矣故康公之在殆而地刑者何也受小利而不慮其
害故曰簡小利則大之致也

夫兩行結者楚靈王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御徐
君欲誘齊慶封中射士而結而後曰合諸侯不可阻權此
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者桀之合而而諸侯之結楚君之
而戎狄執之謂政師由無權也若其國之君不聽遂行其意
居末期卒靈王南遊至臣臣伐而劫之靈王欲而死沈侯之上故
曰行節自用無權後則亡身之至也

愛請好音音者衛靈公前之聖聖漢水之上我軍而攻馬故舍
以節夜而告之開殺新齊者而說使入問左右蓋報弗聞乃居
師消而告之曰有故新齊者使人問左右蓋報弗聞乃居
神子與賤而馬之師消曰諾固皆坐監軍而宣之師消明日故
曰臣得之矣而末言也諸侯一宿習之使公歸而後留宿明
日而謂之矣去之音音平公賜之於能受之聖酒而後留宿明
曰有新齊願請以示平公曰者乃居師消令生師請之宗後其
故之末然師請極上之曰此亡國之狀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
豈出師請而此師請之所作與對馬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
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殺故因此處者必於濮水之上光開
此聲者其國必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有音也其後遂之
師消故曰平公問師消曰此所謂何聲也師請曰此所謂清
濁也公曰清濁固其善乎師請曰不如濁濁濁物公曰清濁可得
聞乎師請曰不可古之聽清微者皆有聲之君也今吾君德
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請不得

已獲家而致一奏之有去鶴二八道遠發南方來集於宮門之
院城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頭而鳴鶴則舞於宮門之內
聲聞于天平八說說者言昔平公欲賜而舞鶴師請善反
而問曰昔某思於清濁子師請曰不如清濁平公曰清濁可得
而聞乎師請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氣車而
六級龍畢方神名並鐘磬未出才若南風伯連掃而師請道
虎狼在則鬼神在後勝時代地風皇覆上天合鬼神作清濁
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故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
者音也願遂聽之師請不備已而致之一奏而有奏矣而此
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維幕破紐豆隨塵凡坐者數
走平公恐懼伏于郊室之間晉國大夫亦地三年平公之身遂
廢再鼓曰不勝禮治而好五音不已則若船身之事也

夫預介促音音智伯瑤瑤也率超龍親而微范中行滅之反歸
休丘數年因令人誦地於利和親康子欲勿規規規曰不可不
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苛虐故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
於韓必矣若其與之與之微知伯也則瑤瑤又將請地他國
他國且有不能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
待其害之安屬于曰諾因令使者致韓家之駟於知伯知伯
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魏趙致球曰彼請地於魏魏與
之今請於魏魏弗與則魏親內自強而外患知伯也如弗于其
指兵於魏必矣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珠一於知伯知伯又
令人之趙請珠甚貴也趙趙宣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魏魏
以代趙宣子召張孟張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陽而陰
頭二使韓魏而奪人其地而韓魏知伯其指兵於其地人必
失合吾安若而可張孟張曰夫宣子聞于周子之才也其治晉
陽而尹絳師之尹絳行其餘猶獲存君其安若晉陽而

奇事

已獲家而致一奏之有去鶴二八道遠發南方來集於宮門之
院城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頭而鳴鶴則舞於宮門之內
聲聞于天平八說說者言昔平公欲賜而舞鶴師請善反
而問曰昔某思於清濁子師請曰不如清濁平公曰清濁可得
而聞乎師請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氣車而
六級龍畢方神名並鐘磬未出才若南風伯連掃而師請道
虎狼在則鬼神在後勝時代地風皇覆上天合鬼神作清濁
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故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
者音也願遂聽之師請不備已而致之一奏而有奏矣而此
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維幕破紐豆隨塵凡坐者數
走平公恐懼伏于郊室之間晉國大夫亦地三年平公之身遂
廢再鼓曰不勝禮治而好五音不已則若船身之事也

韓非子卷三

沒師人受之作爲大路而... 九旒食容... 韓非子卷三

伯曰一君親將有學臣曰... 伯曰一君親將有學臣曰... 伯曰一君親將有學臣曰...

伯曰一君親將有學臣曰... 伯曰一君親將有學臣曰... 伯曰一君親將有學臣曰...

伯曰一君親將有學臣曰... 伯曰一君親將有學臣曰... 伯曰一君親將有學臣曰...

注

大色括惡汗之人上與之歡主下與之收利後進朋黨... 國之亡者不可得也

凡探之難非吾知之有以探之難也... 國之亡者不可得也

韓非子 卷四

定本 韓非子 卷四 每母 詳字 七

故有明君... 則其國之亡者不可得也

凡探之難非吾知之有以探之難也... 國之亡者不可得也

身以通知此其汗也今言者多為虛而不可圖用而操此非能任之所
 也也然猶而足新而實乃論論
 賢若此其難也今人之於法術也未必和望之
 急也而甚君臣士民之親非以法術也則無足能
 此也則其法術之貴也則其法術之貴也則其法術之貴也
 不厚也持帝王之權未賦耳歸之也則其法術之貴也
 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尚也人主非能倚大
 臣之謀哉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
 繼至死亡道必不絕矣昔者吳起被楚悼王以楚
 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備主而
 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三出而收爵祿使百吏之祿秩與不急之技官
 士裨王行之期年而憂矣吳起技解於楚商君
 數秦於人以連升伍殺告坐之過解於秦商君
 駟解於秦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
 而遂公家之勞而顯爵祿之士奉公行之主以尊安
 國以富強八年而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
 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
 然而技解長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
 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而細民惡治也
 雖有細民安亂喜於秦楚之俗然解於秦楚之
 歸解而人主無得士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
 善家二子之危也而明之法術哉此世所亂無賴

韓非子

身以通知此其汗也今言者多為虛而不可圖用而操此非能任之所
 也也然猶而足新而實乃論論
 賢若此其難也今人之於法術也未必和望之
 急也而甚君臣士民之親非以法術也則無足能
 此也則其法術之貴也則其法術之貴也則其法術之貴也
 不厚也持帝王之權未賦耳歸之也則其法術之貴也
 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尚也人主非能倚大
 臣之謀哉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
 繼至死亡道必不絕矣昔者吳起被楚悼王以楚
 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備主而
 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三出而收爵祿使百吏之祿秩與不急之技官
 士裨王行之期年而憂矣吳起技解於楚商君
 數秦於人以連升伍殺告坐之過解於秦商君
 駟解於秦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
 而遂公家之勞而顯爵祿之士奉公行之主以尊安
 國以富強八年而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
 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
 然而技解長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
 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而細民惡治也
 雖有細民安亂喜於秦楚之俗然解於秦楚之
 歸解而人主無得士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
 善家二子之危也而明之法術哉此世所亂無賴

身以通知此其汗也今言者多為虛而不可圖用而操此非能任之所
 也也然猶而足新而實乃論論
 賢若此其難也今人之於法術也未必和望之
 急也而甚君臣士民之親非以法術也則無足能
 此也則其法術之貴也則其法術之貴也則其法術之貴也
 不厚也持帝王之權未賦耳歸之也則其法術之貴也
 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尚也人主非能倚大
 臣之謀哉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
 繼至死亡道必不絕矣昔者吳起被楚悼王以楚
 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備主而
 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三出而收爵祿使百吏之祿秩與不急之技官
 士裨王行之期年而憂矣吳起技解於楚商君
 數秦於人以連升伍殺告坐之過解於秦商君
 駟解於秦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
 而遂公家之勞而顯爵祿之士奉公行之主以尊安
 國以富強八年而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
 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
 然而技解長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
 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而細民惡治也
 雖有細民安亂喜於秦楚之俗然解於秦楚之
 歸解而人主無得士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
 善家二子之危也而明之法術哉此世所亂無賴

凡欲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禍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有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合則者則相見也取不合則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奉取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察驗以審之也必將以量衆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數注成私者也故主必數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因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甚茲利以樂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家富父子故其辱人馬罷去安欽下之血盜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言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獲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者上而求安是猶言而欲審清濁之弊必不獲矣二者不可得安我安能無相此周故主上爲私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順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

欽非子卷四

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當主上而求安臣無規距而欲爲方也必不獲矣若以守法不明堂流官而求安是猶以適重人也愈不獲也若不以得安能無察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順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必於上而臣必成於下此固成之言也試問公者以爲有術者爲人目必得效產穀之言上明主法下固姦臣以爲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最言得效於前則實則實則於後矣人主成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猶名實異而實非固察驗而審言昭量以左右近習之臣知權詐之不可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船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獲矣百官之吏亦知爲私利之不可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士高陵之顛墮峻嶮之下而求生必不獲矣安竟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欺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得陳其忠而不禁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嚴是視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者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自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數百官不口索姦私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萬民爲明所見者非耳目若神聽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聰所見者少矣非不察之術也耳必不固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徹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一爲已視天下不得不一爲已聽其身任從官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事能無非

能者何也聞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與也故善任者國安
不知國其勢者國危古泰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秋是以刑罰
明而主甲尚君就泰季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實告君用未
作而利本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業可以得息血功未
以得重頭也故較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甚重而效之者其
實厚而信故盜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數過日爾其公
不體遠行尚若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凶莽而執者焚也故民
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
者罪罪之刑重而告盜之首厚也此亦度天下必為已視聽之
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
不知治亂之情攝按多循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
以圖安井之險矣安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弗用其術者弗知此亦
萬惡之大而弗究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法說之名而實
於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應聖人之比有術
之士也猶性之比大後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罪非
之實實在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特以殺罪
性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復弱孝不暴暴其主得逐劫奪
長遠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生休廢之患此亦功
之至厚者也愚人不加類以為暴惡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
治皆惡也而善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旅刑重罰者文之所
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家權首性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
所以危也聖人與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
義而異於俗非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
非從義非從之徒趨於口之蹈溺於當世之知而欲當於義
而求安樂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屬於世者也夫
莊王之弟春申君有妾者曰春春申君之妾也子曰印今秋君

故

五三

之平其要也固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妾幸甚
然道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有力
不足以及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若賜死君前
妾以賜死若復幸妾在君側君必察之無妾人突君固信妾亦
之詐為弄正妻命又欲殺甲而以妾子為後固自裂其衣衣
之粟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
欲殺我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若也夫於此矣
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
之愛子也猶可以而等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
君臣之愛言非恃一妾之口也何往夫賢聖之戮死與此商君
之所以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技解於楚者也是也為人臣者有
罪固不欲其無功者皆以等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肯不加於無
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者之為人也固在古教
臣之所當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求感履
之勢以困益愛之臣而皆曰仁義慈愛而已矣世主文仁義之
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有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
所謂忠孝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負不怨治則此世之
者不止固無功得富貴者則民不以為富貴故敵國內不怠力田
產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者為富貴者富貴者富貴者富貴者
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盛不亡何待夫嚴治民之所畏也
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惡禁其所惡以
防其效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也且是以明仁義愛意之不足用
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端操玉之威不能以備輕造父不
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雖其端不能以治今世主皆輕重刑嚴
嚴之勢實罰之法雖其端不能以治今世主皆輕重刑嚴

皆

皆

本水

管子

臣

殊行安意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能也故昔為王者明賞設刑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罰禁而不以愛惠免是以強國者不望而有罰者不幸夫死於伍也良馬之剛可以陸犯險阻之意未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激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禁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法術貴罰罰猶若陸行之有岸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美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勸周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國之數而不以幸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王之意則有責任而衣士立為卿相之起起任治國則有專主廣地之實此之謂夏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相公得管仲並為五霸朝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政苟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下不能統主使人之明法術處教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解御其眾以安其國又某子之教智伯也豫讓乃自割其形容以為智伯報復子之仇是雖有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且有伯夷叔齊者武王禮以天下而弗受二人能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與重謀不利厚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辨曰厲憐王此不然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辨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編簡得者操事主師而各異其私意而恐父兄憂備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謀於已也故執賢長而立幼弱登正而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

幸

國病以其福驟致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莊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買蒙車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禰於其壻買蒙射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也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鹹主父百日而死彈齒之用齊也擢潘王之筋懸之朝梁伯首而死故厲蹠履履死傷止比於春秋未至於故頭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漢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愛權形之苦痛也必甚焉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第四

國病以其福驟致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莊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買蒙車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禰於其壻買蒙射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也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鹹主父百日而死彈齒之用齊也擢潘王之筋懸之朝梁伯首而死故厲蹠履履死傷止比於春秋未至於故頭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漢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愛權形之苦痛也必甚焉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四

韓非子卷第五

亡術第十五

亡術第十六

亡術第十七

亡術第十八

亡術第十九

亡術第二十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者封尚而情交接者可亡也舉臣為宰門子為辯而賢水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奸當室壘樹威以事車服器玩好罪惡者亡也廢以爵以待參駁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壞心術而成未若苟實斷好惡無法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優食而無慶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支惠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深愛而易見滿溢而無節不能耐密而適辜臣吏諂者可亡也恨惡而不和懷諛而好勝不顧私害而適辜百姓者亡也選拔備重帶在外上聞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處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分之士不以功伐謀試而好以名聞舉錯無拔者以陵故常者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爵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為其謀敵者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權而侮大國貧後而拙矣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楚其謀敵以為前妾則太子危如鳥卵羣臣勿處者可亡也法備而高議見仇心未備知有罪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圖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禍國揚者可亡也控臣大臣而擇其勇刑戮

慎信

小民而逆其使讓於思取而卑謂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而重交兄嚴強肉彙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覽玩之智用外內悲憤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而益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奸以智辯法時以行權公法禁實易滅令教下者可亡也血地圍城弗惡無賞積財為窟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獲類不壽主數則臣受兒為君大臣專制術獨操以為黨執制地持符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豪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委且者可亡也愛憐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憤然而不容而後發者可亡也主多疑而好用兵簡卒故散而輕威攻者可亡也貴臣相害大臣隆盛外蕃故國內困自耗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謀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官更弱而人民禁知此則國破國滅者可亡也感怒而弗拔惡罪而弗拔便羣臣陰憎而愈重權而又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遠地任守太尊專制權命極易而無所措者可亡也危要淫亂主母當穢外內混通男女臣別是謂而主而主者可亡也后更動而迎送支貢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極而舉重如此則內外非可亡也大臣甚貴而當禁強權委主斷則重權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出位加者皆御苗之善舉官獲之勞廢貴私行而賊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其正方貧而守窮當敵之土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錫端而不備凌薄於弟子之事而藉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惡匹夫之羞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則除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者不可亡也去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違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賞而勞苦賦知果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極執過功官服侵奪官室侵奪

大信而主者非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情公孫
與民同其憂其情者可亡也勝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
夫死而不能相子兩禁不能相亡亡王之欲有治亂其強弱
相勝者也水之折也以通壅堵之壞也必通壅堵未雖壅無委
風不折壅雖壅無天而不壞壅者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
毋必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
三守人臣有欲密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廣而
滿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下通近習能人之
心而乃以聞人主然則雖言五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蹙受
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權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
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強之勞擇使親臣結李吏
因傳病移病使殺生之機存于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比兩
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機也凡劫有三有明知有劫而
刑劫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愛以罪罪臣使外內之事非已
不傳符獨有數兵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聖臣五其
載之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劫而人臣有
不敢不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益巨國無臣者豈非中虛而
朝臣以試聖臣持恭養安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密窺
擅擅劫外以將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伺主之喜惡人主聽
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或與主分其禍而成功則臣獨享之謂
用事人主安心同辭以借其美則主言逆者安不信矣此謂事
劫至於守守可固禁制刑人臣權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
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韓非子 卷五

人主之志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君非有骨肉
之親也歸於勞而不得事也故為人臣者欲固其志也無
須思之休而人主急棋處其此世所共有劫臣執主也為人
主而大信其子則意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
賊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意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魏
傅冠魏殺申生而立夷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
則其餘無可信者矣宜萬乘之子于乘之君后把夫人適于為
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妻死者何以知其甚夫妻者非有骨肉
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也則其為之
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之矣年五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
十而美色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廢
而子殘不為後此后把夫人之所以異其君之死有也唯母為
后而守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上男安樂不滅於先君而
擅萬乘者殺此鳩毒扼昧其所以用也故魏左者故
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賢故曰君死
若眾則人主危故王良善馬趨而致人馬戰與馳者皆死
人之情舍人之此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魏人成典則欲
人之富貴匠人欲指則欲人之天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
人責則與不售人不死則指不買情非指人也利在人之死
也故后把夫人太子之童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
情非情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知心於利已
死者故日月當圓於外其體在內備其所備在內所愛是故明
王不舉不祭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速運而近視也故內外之失
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備委信之驗以實賈之實賈論
以應前法法以治眾眾端以參察端端之端皆主幸非實賈論
行殺以當罪不故則故罪無所容其執權後多則民苦民苦則

卷五

權勢起振其起則後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貴若則民安貴人起
 勢以極權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儲儲少則民安貴人起
 下無節權下重節則權勢強強節則德在矣今夫水之
 勝火亦明矣然而益火而燔之水漲而竭者其上而火得熾盛矣
 其下水矣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茲又明此異乎治之臣為
 益權之行則法傷明於朝中而已矣其所以害者矣上古之
 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天害者未嘗不從貴貴之臣也
 然而法合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殊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
 無所告則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除相害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
 為耳目以賊主席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卑法
 而行則國不立是也備備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
 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在者備之此其說
 必與其所任者為相而主反制於其所不在者今所與備人者
 且曷足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
 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受若此則而相受相得者
 則受而相非若矣受手則主威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期無道
 進取非有法專制無以威服非假於信信無以不其勢勢
 三者為主釋法之實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禁法而專
 制則有賢行不得論功而受勞勞有功者不可不察也人
 主之謂明法人主有請於事者有要於言者者不可不察也人
 臣易言者少實資以益主主弱而不察國而多之則是臣
 反其制主也如是者謂之不為功於事者困於其言言則
 進賢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罪者有功者則罪
 臣莫敢言言以揚主王道若使人臣則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

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受任人臣為主政事而恐其非
 也則先出說說言曰讓讓事者始事者始人主藏是言者非
 者臣罪臣罪臣罪臣罪臣罪臣罪臣罪臣罪臣罪臣罪臣罪臣罪
 任如是則有謂之於言與於事者有制於臣矣主道若使人臣必
 有言之言又不可不言之之言之言之言之言之言之言之言之言
 以不言過責持重伍者此不可不言之之言之言之言之言之言
 言矣又不敢感矣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未而以明其言有為之者其言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
 去致擊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或主不其計其入
 不計其出出雖倍其不知其害則名不得而實則如是者功
 小而善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矣夫賢無罪而
 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收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
 治者必曰無賢古毋易常賢與不賢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
 古之無賢當之毋易在常言之可與不可伊尹毋易務太公母
 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則魯更毋則桓文不稱矣
 凡人對受言古者擇易民之安也夫不安古者聲亂也選選民心
 者有治政之行也民慮而不知和上情而不能更治之失也人
 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難於民心在其治說在商君之
 內外而誠受重節而環成也故郭偃之治治也文公有官平官
 仲始治也相公有武車武民之備也是以過精強權之民苦小
 貴而忘天利也故富虎受阿傍而輕不愛而夫長僅故無罪非
 誠探押留於前而容於治故欺人不能歸

飾刑第十九

擊擊數數案非曰大言而以攻獲者趨也擊擊數數案非曰大言而
 以攻獲者無也則辛之事無無功而社稷危節節行若無無功

而國地絕代尤得宜於盛後受於齊國亂世而自以為為秦
世而能處世也又會變通於秦而此盛時劫
無以奈非曰大言始攻大梁而秦出上軍安至秦而六城
拔矣至陽城秦拔即矣龍樓抽兵而南則郭彘民臣民歸國
無不見其德且近見於秦秦以其大言地有資救法有
反者則以其大言利則兵馬主不得意而後又非秦鬼神而越
而敗也初時若魏魏年其齊攻盡而衛數年而併以其國此
非也蓋陰五行太王相攝提之神五括天何虧搶奪非數年
在而也又非天缺逆刑星受感蓋名非數年在東也故曰德
矣鬼神不足崇勝左左皆歸不足以尊戰美而情之愚莫大焉
古者先王蓋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後法明則忠臣勳臣必剛
節臣止道私而地則主軍者山東是也亂弱者天下之性也
治分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天明之德與吾戰而不勝身
臣入官于吳反國奔龜明法親民以親吳則夫差為檢
故持鬼神者慢於法持法者危其國當持齊而不齊
宋齊攻制而宋滅曹制情吳而不聽齊越代民其而齊
政制持制而不聽理則攻宋而魏滅齊制持理而不聽肆政
魏則而魏滅魏今者韓國小而情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情齊制
為用而小國危亡故持人今是以第緩而聽不見也則為攻取
不明其法若以治其國持外以治其社則後者也臣故曰明於治
之數則國雖小富貴則治信民結實則國雖大兵
弱者也非其人非其民也無地臣民竟能不能以三國不
能以故主人又以過子人臣又以從取舍法律而言是明明君
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貴今之人

韓非子 卷五

也以至是過子而臣以此從取矣主過子則人偷幸臣從取則
功不厚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窮財匱而民窮則民不盡力
矣故用賞過者夫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
足以禁則國亂大危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勤小不可使子
法則秦王與晉厲公戰於解縣秦師辱危而連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
反者而求飲其交駭殺高季危而連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
堅殺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者酒甘之不能絕之
於口醉而則秦王欲獲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
秦王焉而往視之在澤中聞酒臭而還回今日之戰於秦人目
郭陽所恃者司馬司馬文知此是亡刑國之社稷而不恤晉秦
也秦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新子反以意大戮故曰堅殺
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其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
殺之而已矣此行為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害之賊也
若使小忠王法則必將殺罪以相愛是與下矣矣然則始害於
治民者也當理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
者必法故曰天下風行則國亡法慢存乎國日則安常趨之
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聚其強辟地產其且國律慢者弱
而國日刑安常無之方明表法者官斷之時更強齊國南左中
山之地及秦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
地刑國制於隣故矣故曰明法有強慢法者弱強弱如其明
矣而世主將為國言矣路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飽國言常法雖危
不亡去念常法而從私意則臣歸於能臣陛下歸於智臣則法雖不
立矣矣矣矣之道行治國之道嚴勝而道嚴勝而道嚴勝而道嚴勝
能不竭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法瀉水先令而舜殺之
為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威之君後至而朝斬之以此視之
先令有殺後令者朝則首者先官如今矣故魏魏清而無事美

二七

意從而比焉術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察焉夫柱說則不得為
 明術術則不得為正法正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治
 者名亂本亂者名絕凡智不能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
 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為金智能多矣夫懸術而知事設規
 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循於道之故使而則功釋規而
 任巧釋法而任智亂道之道也亂主使民循將智不知道之故
 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難請請學臣其學於上取賞於下是以
 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
 民好上交則賢明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羣臣
 愈進而封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城此
 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清議之夫也凡廢法之人必設非
 托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惑也
 人臣賢佐之所以保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智法節智
 有賞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陳有辭夫上稱賢明下
 稱暴亂不可以取親若是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
 其私智以法為非有是邪以智為私如此則法廢智過法
 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
 去私厚天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
 不可為言勳不可為刑沮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
 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節身潔白而行公行正
 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私行從欲欲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
 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
 私心故君臣惡心君以計羣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
 身而利國臣弊為己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書身也臣
 君之術皆國也觀君臣之有以計合者也有至夫臨國必死蓋智
 竭方為法為之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

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
 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限侯盡方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
 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第五

其札

人有福則當受其富貴至衣食矣衣食則驕心主驕心主則
 邪僻而動邪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邪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
 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有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
 者禍之所伏

天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天能成天子之勢
 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謀夫全升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
 天子諸侯之勢尊而天下有傾覆困未下視之而偏失其民人
 而立其射濟也衆人之輕升道理而易忘舉動者不知其禍福
 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諸人曰孰知其禍人莫不欲富貴
 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貴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而全壽而
 賤死天其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夫其所欲之路而妄行首
 之所速速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至今衆人念之不能至於其所
 欲至哉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
 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曰故以又矣

所謂者有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原昔必生死之命也
 輕而重者時也所謂直者義也公正之心不偏重也所謂死者有
 命而無責不表其氣也今有通之去中而外極強以誇誇誇隨
 死即輕財不以得能盡貧窮無不黨不以去邪私私私私私
 本不以有賤敗負其故何也便失險者而肯聽言問知即不
 或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
 不問知也雖然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慈以之禍敗過之
 則惡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能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
 為則非全身生之道也是以行執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
 割廉而不倨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者察天也動靜慮慮也
 也人也者秉於天明以視時察天聰以聽託於天動以思慮故
 視強則目不明聽其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

不能審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
 審得失之曲白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目目不能別清濁之
 聲則謂之聾耳不能審得失之曲白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害日
 之陰害則不能知雷震之害狂則不能身入問法今之禍害之
 謂謂治人者通則謂之野者愚也謂謂事者不可不極明之
 明之力不盡智端之任苟短矣則謂謂神多則百弊年停
 狂之禍至是以當之當之其受其禍神者其智識也故曰治人
 事夫莫如節

衆人之用神也踰踰則多費多費之謂修聖人用神也節
 則少費少費之謂當當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當也是從於
 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趨於患陷於禍極其知退而不服道
 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委服故曰夫
 謂當是以委服

知治人者其意慮靜故聖者其孔密慮慮慮靜故德不去孔
 數虛則知氣曰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曰至
 者後服者故曰委服夫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
 和乎和乎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戰勝
 戰戰易勝戰而論安益世論安益世故曰白三不克三不克於
 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戰則兼有天下論必蓋
 世則民人從進慕天下而遠從民人其術未則衆人莫見其端
 未見其端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殺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
 夫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一而後可
 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能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
 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則其會遠則其會遠則
 天能令人不見其事拙不見其事拙者為保其身者其國故曰莫

知其按察其其罪則可以有國

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道也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詳而數極之則少政功厥大器而數徒之則多政傷

神不亂精神不亂則德上感言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而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得上交盛而

有德之君外無怨國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國於鄰敵者其過諸侯也外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民事也

人倉無道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戡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戡則兵數起民產絕則富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而富

其於受受則疾生疾生而智甚矣智甚則失產產失失產重則
于舉動去舉動則禍害至而致害內疾舉內則
禍福外則禍福外則苦痛報於腹胃之間苦痛報於腸胃之
間則傷人必痛惜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
莫憎於欲利

牛

四

凡

道者萬物之所歸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
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相薄物有理
不可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者稽萬物之
理故不得不化不得化故無常接無常接是以死生氣聚散
萬智則動焉萬事既與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廣地得之
以其成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五行得之以
其行四時得之以節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播四方赤松得之以
與天地絪縕人得之以成文字道與音聲俱智與接輿俱與衆
結繩武王武王得焉以為近乎遊於田獵以為近乎常在吾側
以為近乎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
字內之物情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至簡隨時與理相應
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焉常得之以成得之以成道者稽萬
水濁者多飲之即死者多飲之即死者多飲之即死者多飲之
定則禍生聖人以謀其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
成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者也而得死家之膏家其圖以恐其生也故捕人之
所以受道也皆有皆謂之受也今道雖不可得見見聖人按其見功
以處見其形故曰無欲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曲直
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道者有存亡死生有
虛實之物也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有不可謂常恒
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潰散也不死不聚者謂

道

道

道者常無欲易無安理且安理非任於常理是以不可道也
聖人觀其常虛用其同行致乎之道道至而可論故曰道之可
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也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
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且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
有三者之動靜盡歸於生也動之謂故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
三者至死也十有三者皆運而屬之於死也死之徒亦有十三
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而生者固動
動盡則植也而動不止是植而不止也植而不止則生而生者
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歸於死也故曰民之生而生者固動
固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念精神而負抱靜此在大於死
死之害夫說虎有威動靜有時避其害者其時則免其死虎
之害矣民謂知死虎之有爪角也而又知萬物之各有爪角
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而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
花山川則兜虎之爪角害之事不慮輕掠禁令則刑法之爪
角害之取辦不節備愛與廣與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靜不節則虛症疽之爪角害之苟用其私苟而私道理則謂
之爪角害之兜虎有威而萬物皆受其害其害甚則其害甚矣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謂入軍無怨事之心無分爭之
心則無所用故害之備此非備謂野處之故也聖人之遊世也
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入害則無備人之故也聖人行不遇
虎入山不備備以殺害故曰軍不備甲兵遂謂害故曰兜
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角無所害其刀不投備也無害天
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兜虎之動靜也故曰兜虎之
受子者遂於子軍生者遂於其責其責也遂於其責也故曰
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事除其禍則事除其禍則得

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
聖人之從事亦豈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其誠也故見道則
明其從者亦豈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其誠也故見道則
公曰今日之閉塞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
常修常實而況於今乎故萬物必有虛實事必有疏張國家
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位用其明則國家富聖人受
賢其神術精矣舍重嚴其幸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
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
長則有大小有大小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則有
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
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謀於夫度而後言則立據議之士知之矣
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
矩議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取
於天下先不取於天下先則事無不功功無不取於天下先
欲無亂大官其可得乎亂大官之謂為政事長是以故曰不取
為天下先故能為政事長

德於字者不敢絕衣食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於方面者不
敢舍規矩於臨去而德於士吏則戰戰兢兢於器謀則戰戰固
故曰德於戰則勝以守則國夫能自全也而宜隨於萬物之理
者必且有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
德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德矣故曰音有言
特而實之者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說說也者邪道也
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其除也者
試察也試察則曰亂曰妄則所食之食虛則食實而
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食虛矣食虛則民不得無

韓非子卷六

飾巧詐飾巧詐則知乎文知來文之謂服文采飾詐詐者虛也
夫有以淫侈為飾則國之勝也若以利歸則私故曰利歸則
夫耕者其以至矣傷國者私其家必當私其家必當故曰實其
餘國有若者則為民不得無術而致之致之則小盜生由是
觀之夫家則小盜隨大盜隨小盜和學也者五聲之長也
故學先則鐘聲官隨學高則樂官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
俗之民唱則小盜和和故服文采飾利歸服文采而實其有餘
者其是謂淫侈乎矣

人無惡智莫不有融會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擇於
好惡擇於淫物而後變亂亦以善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
淡有融會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既好見之外物引之
引之而往故曰彼至至聖人不能一建其融會雖見所好之物不
能引不能引之謂不取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物神
不為物之謂不悅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
祀不絕身以養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國天下皆以民為德
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德之身其德乃真其德乃
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實有餘故曰德之家其德
德有餘治國有行此節則家之有德有益矣故曰德之國其德
乃長治邦有行此節則國之有德有益矣故曰德之天下其
德乃普降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無治邪在天下者包以此
科適國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親觀非
以天下觀天下吾是以知天下之德也以此

韓非子卷第六

韓非子卷第七

第七卷第二十一 第七卷第二十二

法

天下有道無道者則曰靜德傳不用故曰知矣馬以冀天下無
 道則整子休相聖其至不已甲曹孫武或雲水處惟德而兵不
 歸故曰或馬至於邪臣人有獻曲孤苦約之及會文公文文
 委會皮而數曰此以皮之美自為棄夫治國者以名號為乘徐
 雁至長也則以賦並也為罪直隨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放智
 柏某犯行而致過不已韓魏及之奪政自陽身死而法之東
 逐幸欣分添其首以為國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度君臣虛
 逐廉潔其可身則空為當責其可也不該負者則罪不至其
 回知之名為足矣楚莊王既勝於河而師而後孫其孫孫
 救諸法固之法法石之起楚邦之法孫臣再世而收地唯孫
 救賜在此不以其罪為收皆罪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
 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能祀世世不替我救之謂也制在
 已曰重不親位曰靜重則能便輕靜則能使深故曰重重輕報
 節為疏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輔重也邪者有君之輔重
 也主文生傳其非此親其輔重者也故理有代聖中之樂起然
 已也胡夫主父高之至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難位
 之謂深其以生也而死故曰輕則失臣深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謂也君人者毋重於大臣之謂也夫臣不可得
 也簡公失之於田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邪臣身死故曰魚不
 可脫於失淵者有邪之謂也也在君則君臣臣則君臣則君
 見賢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賢而
 人臣用其賢者見罰人臣見其威故曰邪之謂也君不可示人

疾

越王入臣於吳而親之伐數兵至立說勝齊人於涇水之
 於江源強之於黃也故可制於五湖故曰精銳齊人於涇水之
 精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道之以晉馬而解駟
 仇自遠之以廣車故曰解駟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三形而聖
 大功於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微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
 之損大者起於小行久之物技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起於細是以微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
 圍墮於其易也風大於其細也行之堤以遠壞之沉責百尺
 之宜以突腐之理其故曰向圭之行壞也聖其充文之慎火
 也塗塗者險是以白圭無水難大無火患此皆慎易以謹難致
 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在相公亦有問扁鵲曰君有疾在恐理
 不治將恐深相候曰寡人無高鵲出相候曰君之若治不病以
 為功若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恐深相候不
 願高鵲出相候又不悅若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
 治將恐深相候又不悅若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骨髓不
 而遷走相候故使人問之扁鵲曰深在骨髓湯藥之所又在肌
 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命之所當
 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相候體體使人索
 高鵲已逃秦矣相候遂死故曰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謂
 幸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理之也非曰聖人善從事
 焉者皆幸于耳耳亡亡過勝耶理不謹故勝者向此賢人也
 君處得之可以稱德則若稱德又故曰不聖者之不若若夫
 後患即公父不聽及公子返晉即舉兵伐秦大破之取入城焉
 晉獻公是稱之聖假道於秦而伐魏大夫皆之可取不可
 晉士而商矣是說相候非相德也今日晉滅魏明日滅秦隨
 之亡虞君不察其變而假之道晉已破魏及滅秦此二臣

皆守乎於朕理者也而三君不用也世則政略者亦亦法則
之倫也而二君不聽故即以辱虐以亡其國其安其也其
本也抑也昔者為委者而莊子所以為委者必不加於士
則必辭秦王之狂矣者王臣必不美教者必不美於物
胎必不衣而後食於字登之下則歸米九重廉蓋空尚受其
以上莊子見矣者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曰踐人言於
吳耳執干戈為王法臣誠能法法於時蘇文見者於王
門顏色不學而武王捨紂於牧野故曰守末曰發武王之禍也
不病言武王之王也不病言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
是以曰聖也

宋之鄰人得璧玉而歌之子字子罕不愛鄰人曰此寶也宜為
君子豈不宜為個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愛子玉為
寶足耶余於而子罕子不致五故曰欲不祿而不貴難得也
王壽自者而行見徐馮於周蓬馮曰華者為也五生於時知有
無常事者有言也居於知知有不藏書令子何獨有之而行
於其至者固其甚善而備之故知者不以言談而善者不以
欲者位此出之所過也而士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
後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宜矣固家以導之隨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
乎道家人有為其君以象為相者者三年而後當復置柯其宅
若執事者則之措策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養於宋邦
列子天地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森然於
泉天地之曰而戰一人之身不隨通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
一葉之行也故夫辨之極而後不能法也曹牟大夫欲獲不能
焉也以人力則后授不足隨自然則戰獲有餘故曰高物

之自然而不取為也空既者神明之尸隨也耳目雖於色色
神端于外鏡故中無主中無王則禍福隨如土山無從從之故
曰不出於外可以知天下不關於體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
不離其質也

趙襄王學於孫子期哉而與於期遂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
子之教我御術矣吾已對曰吾已習矣則過也凡御之術貴乎體
子年念御子馬而後可以逐逐致遠今君後則欲遠矣然則
夫逐逐逐非則後也而後後後任子何則逐逐逐此逐之術後也
白公時處亂亂朝而後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問之曰願之志精何為逐逐故曰其出逐逐者立智預少此言
智周子遠則所道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立智故曰不
行而知能逐逐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順實而立功用萬物
之能而獲利其王故曰不為而成其王在茲政三年無令益益政
為也右司馬師座而與王履曰有鳥止雨分之早三年不翅不
飛不鳴嗚然無聲此鳥何名曰三年不翅將以知其羽是不
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能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
之不教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而後者十所起者九扶大臣
五舉處士而邪大治舉丘孫孫之徐州勝者於可獲金爵
侯於宋逐逐不莊王不為小害其甚故有大名下發見示故有

大功故曰大器晚成矣自帝尊
莊王欲伐楚莊子讓曰王之伐楚何也曰政亂臣弱故曰
臣愚然之智也目也楚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睫王之其
不能於秦者其地數百里此王之弱也莊王曰何也曰楚之
自不能楚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楚之下也故伐楚此智之
知目也三乃其政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見見留子留子曰何肥也對曰既肥也留子曰何謂也

三

子夏曰吾入先王之義則學之出見當者之樂又登之兩首
戰於前中夫知勝者故服今先王之義服故服是以忘之難也
不在勝人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王假紂今勝高宗少文王不子費仲矣我求自子之是欲南
賢而費仲無道也周臣賢者有解志也故不費仲文王累太公
於清溪者貴之也唯賢者仲王服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賢
不使其實辭知大遠是謂要效

孫林上卷二十一

湯以伐桀而天下言已為貪也固乃讓天下將湯而恐務
光之受之也乃使人探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政讓
天下於子務光固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其孫祥所欲為於使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使公
所長者使也公雖為使王權使之於公也公佩僕質而為使乎
是為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簡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
孔子則視子圍委和之詞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冠孔子貴
於君也圍有公宰曰君已見孔子子亦府視子圍委和也太
宰固復委和也

魏惠王為曰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魏君曰君勿聽大
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魏能與小立之晉人
伐魏齊相公稱救之魏救曰太矣而不信晉不救齊齊不
重且大特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救晉齊

實實利待節士而復存之五名實實來相公乃弗救
子有出矣遠使節士而復存之五名實實來相公乃弗救
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吾之俸固釋之使封君親我齊而欲走
越其後人曰晉逆莫不之晉厚封曰哉建利以避難故人口譽

是建

劃

面

是心也若君而不可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懼曰何故不子宣子曰無
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臣聞古之制國必重其地重其地則
必慎君子之此智伯必驕而輕視鄰邦必驕而輕視之
臣在侯極城之國則智伯必令不長矣則吾曰請殺之必姑庸
之將取之必始予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懼以天
下圍晉氏而獨以晉國為智氏實于君曰善乃與之萬子之
已智伯大悅固索地於趙趙與國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比
應之內智氏自亡

孟康公梁連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攻攻齊任官曰德石疾疾
君兵營召兵歸召兵君舉臺至令荆人起兵將攻齊也其
交實為強而計實乘齊齊實不知備之齊東邊荆人輒行
齊有攻宋宋使戴孫于南求救於荆荆大孫許救之甚欲戴孫于
憂而反其禦曰虎哉而齊今于有憂色何也戴孫于曰宋小而
齊齊救宋宋而楚於大齊今於所憂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
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戴孫于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
荆救不至

魏文侯倍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刺曰君過矣
程攻中山而弗能取則程必罷程罷則魏程程則趙程程故中
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程也而得此者趙也君
必許之而大救後將知君利之也臣將報行君不如借之道示
以不得已也

魏宣子故事由成子去齊支而之燕趙宣子皮於齊而
從至野也子皮曰子獨不聞過齊之蛇子過澤地將使有小蛇
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也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于不中
桓衡負我以行人以我為神君也相桓衡以越公道人皆避

桓衡負我以行人以我為神君也相桓衡以越公道人皆避

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驕恣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子為我使君者美亦極也子不如為我舍人因成子固負勞而適之也然欲遂欲人君節之其孰願歟嗚呼人之間其善人而不知也夫因少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庸人也而自謂甚善何也對曰臣少也福將曰事天下不獲非王主幸土之禮豈宗非王臣今日若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令臣而又為之宗豈敢曰主人也若使出入釋道王謂探留曰吾欲用公仲公叔共可子對曰不可吾用天節而國分則舍高用而國關上而高公殺親而用厚自有張儀而國河之外今王所用之其多力者謀其富貴亦有借外權者臣有內權足以勝主內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韓非子 卷七
 天失其身
 管仲願夙侯於相公而後於春往冬及返連氣失道管仲曰老鳩之智可用也乃殺老鳥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無閉曰鳩父母山之陽其若山之陰其環寸兩翅有水力極地速得水以管仲之空而隨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鳥與
 嗾今人不知其鬼心而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請者操之以入中船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者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船之士中船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萬者曰食臣故食之是臣知罪也罪在請者也且吾獻不死之藥臣王之而王殺臣是死無益也豈敢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數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邱故都若解若謂使人殺之曰田邱故都者子也子光謂若曰

此疏

此集

今有人身君則服其一日吳如君曰我必欲殺之志子曰臂而目
 朕君矣矣不殺君曰不能勿欲吳子曰田邱東使僕使南數刑
 王躬之於欺人君也若其怨馬解君乃不殺
 曾幾僕使秦子之殺於官政官於刑製錮曰假人於誠而故
 溺子賊人逮善游子必不生矣失少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
 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君與刑雖強而齊近溺甚矣不
 救乎
 嚴遂不害周君患之懼曰嚴遂相而蘇便相於害不知行賊
 於韓惠則君必以過軍氏也
 張謹相韓魏韓魏死公乘正權天子舍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
 張謹曰若子死則韓魏伐子答曰無正重法而長上雖然不知
 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謹死因相公乘正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子其子而遺之
 菜樂羊其甚怪下而服之盡一杯文侯謂諸師贊曰樂羊以我
 故而食其子之內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窮中山又
 怪管其功而疑其心
 玉孫獨得寶使秦曰載持師其至隨之而常秦而巴弗及
 而與之玉孫歸至而張老矣曰余弗及而與其母玉孫大怒匿
 之居三月後召以為其子博其御曰業將罪之名召以為子傳
 何也玉孫曰夫不忍殺也又且及至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
 羊以有功見疑秦而巴以有罪信信
 曾幾子善相智者也術若怨天下而後子曰夫王孫胡相相
 者也臣請為矣王相制故而亦之而為君親之者謂曰子為之
 是也非謀我也臣利也其樂而臣請而會子必往吾恐不為
 王用之於我也乃幸
 田邱故都若若子所以為象為王孫美於王孫則必辱王之杯王

枉者者，空益其害，則必死。象狗胎，象狗胎，必不衣，不衣，則必死。而
金于衣之下，則必穿。衣九重，馬蓋，磨索，繩，此，未則天下不
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象而豫知，天下不
足也。

周公已勝，將攻周，遂至。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象
小以封，大乃攻。九處而商，蓋服矣。

紂為夏夜，空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在子
董子，董子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天下其危矣。一國皆
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失，雖以醉而不知。

曾人身，身，獨得，善，蓋，過，而欲，徒，於，絕，威，謂之曰：安窮，安窮，
人曰：何也？曰：得善，善，蓋，過，而欲，徒，於，絕，威，謂之曰：安窮，安窮，
人曰：何也？曰：得善，善，蓋，過，而欲，徒，於，絕，威，謂之曰：安窮，安窮，

陳於負於，謂之曰：正，正，謂之曰：正，正，謂之曰：正，正，謂之曰：正，正，
陳於負於，謂之曰：正，正，謂之曰：正，正，謂之曰：正，正，謂之曰：正，正，

即生折而，謂之又生，空，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母生，揚至
以十人之，其，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
易也。子，鐵工，自，樹於上，而欲去子者，象子，必危矣。

曾季，稱，稱，其若，若，長，起，任，為，或，謂之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
細，已，細，而反，已，灰，而去，反，其生，也，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
其，母，乃，未，可知，也，且，起，固，去，之，言。

歷，斯，猶，見，曰：成子，田，成子，田，成子，田，成子，田，成子，田，成子，田，
歷，斯，猶，見，曰：成子，田，成子，田，成子，田，成子，田，成子，田，成子，田，

之，樹，猶，之，而，成子，亦，不，言，隱子，歸，使人，伐之，斧，猶，創，隱子，上
之，其，相，室，曰：何，愛之，數，也。隱子，曰：古者，有，謂之曰：創，創，中之，惡者，
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不，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木，有
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災，大矣。乃，不，伐，也。

揚子，過，於，秦，東，之，逆，振，有，善，二人，其，惡者，其，美，美，將，揚，揚，而，其
故，逆，振，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惡，也。揚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為，往，而不，美
衛人，按，其子，而，殺之，曰：必，私，私，私，聚，為，人，婦，而，出，也，其，故，屠，幸
也。其子，因，私，私，聚，其，婦，以，為，多，私，而，出，也。其子，所以，反，者，倍，其
所以，殺，其，父，不，自，罪，於，數，子，非也。而，自，知其，益，當，今，人，臣，之，趣
官者，皆，是，類，也。

曾，丹，三，箱，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固，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僕，見，未
語，而，君，取之，食，曾，丹，出，而，不，反，倉，遂，去，中，山，其，謝，曰：反，見，乃，始
善，我，何，故，去之，曾，丹，曰：夫，以，人，言，善，善，欲，以，人，言，罪，我，未，出，境
而，公子，惡之，曰：為，越，來，聞，中，山，君，固，當，罪，罪，之
曰：伯，鼎，好，士，而，存，其，善，曰：公，好，士，而，亂，其，好，士，則，同，其，所以
為，則，異，公，孫，文，自，削，而，罪，百里，堅，乃，自，當，而，相，公，其，自，削，則
同，其，所，自，削，之，為，則，異，愚，子，曰：往，者，東，走，遂，首，亦，東，走，其，東
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當，察，也。

韓非子卷第七

其，惡，也。揚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為，往，而不，美
衛人，按，其子，而，殺之，曰：必，私，私，私，聚，為，人，婦，而，出，也，其，故，屠，幸
也。其子，因，私，私，聚，其，婦，以，為，多，私，而，出，也。其子，所以，反，者，倍，其
所以，殺，其，父，不，自，罪，於，數，子，非也。而，自，知其，益，當，今，人，臣，之，趣
官者，皆，是，類，也。

韓非子卷第八

苑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苑林下第二十三

踐跡

伯樂教二人相踐馬相與之簡子既觀馬一人車踐馬其一人
舉踐馬其二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踐此自以為失
相其一人子非夫相也此其勢也驢有而驢勝夫踐馬也者
舉後而任前踐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踐馬而拙於
任在踐馬而不任拙於踐馬夫事有辨說勝而以前有所踐勝不
不任者之謂相也也也子曰且休於押中則與感同故勢不
便非所以逐鹿也

使

衛將軍子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唐王身與英文子捐
其師曰曾子惡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辱哉也必我
為惡人也甚矣安可侮也曾子不復命也
自有頭顱若重首而屈尾將就飲於河則必頭乃俯其耳而飲
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察其耳也

鍾似蛇其似蛇人見蛇則驚駭見蛇則毛起過者持繩婦人拾
獲利之所任者為貴語

伯樂其其所增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萬馬千里之馬
時曰利綏焉馬曰告其利也則者所謂工巧而明者惑也
桓桓則利則之道愈非矣如大自莫如小車不可大不可小也
目不可大不可小也與事亦然為其不可操者則則事敗矣
深察深察知不商討之味而不見武王之演之也比于子者
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家知心而不

附

知事比于子者知事者而不知知事人其備矣
與太宰者而室斷季子將見宋君殺子問之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三坐子不然辭不見季子因說以衣而輕固
楊朱之策揚而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
知而吹之揚布衣解衣之揚朱曰子母擊子子亦猶是耳其有
便其物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母怪哉

夏子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室問者故曰何必則越人不識不可必則越人識者
相公問者仲儒有睡子答曰水以澆其自來者也以澆其自來
已足者人不能自止於足而止其富之淫乎
宋之富實有監止子有與人爭買百金之珠玉而得夫而與之
負其百金而理其險瑕得十倍馬事有舉之而有見而質其母
舉之者及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刺王者家賜姑之因曰臣能獲鹿見王王為聖不
及鹿自御及之王者其御也乃言衆賜也
荆令公子將伐陳夫人進之曰晉強不可不伐也公子曰丈人
美其美言而大欲言丈人曰吾乃處陳而問之外公子曰曰是
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已揚何為楚案十年
難乎

統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遂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弄天
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有也
三虱相與與一虱過之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曰若亦不慮顧之風雷才讓耳若又美惠於其乃相與聚聚其
母而食之此謂人為弟我
豈有就就者者身而曰爭相說也遂相投固自放人臣之爭
事而亡其國者莫此類也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管子望而無辭則害矣行身必無避害之則則害非矣

史家

齊威王嘗以臣無當以正厲在齊人曰馬也使人曰真也齊曰使
樂正子春來喜稱馬正子春謂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
其直正也君曰我愛之信令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智立者君未定也事在周則欲重之而恐韓不立也齊母
情曰若不以事自東送之得臣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賦也
情曰若不以事自東送之得臣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賦也

情非君曰新陳薛客多以律其情亦君謂郭君曰母為客通齊
人有指見者曰臣頃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死郭君固見之
客趨避曰海水魚因走齊郭君曰指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
死為戲郭君曰願為齊人令之客曰君聞大魚乎細不能止
繼不能挂也流而朱水燒城得魚意為令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
有齊美以薛為君夫齊雖陳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齊郭君曰
善乃根不拔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主曰實臣百金臣能出之周載
百金之善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
叔向受金而以見之孟平公曰可以城楚丘矣乎公曰何也對
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秦楚楚則必不放華我城楚丘若
掛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善告不威也彼如出可得荆彼
不出至至惡也必不私我我城楚丘矣公曰善乃城楚丘謂秦
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善告不城也秦固出之荆王大悅以鍊金
百緡遺晉

匡處攻郭戰勝閔子春曰可以退于子春對曰潮人者一飲
而止則無逆者以其不伏也不如粟之以沉之
靡人有子而曾謂其家曰必築城高是以不憂人將偷其家
亦休不時而人果築之以子春為善以善人告者為善
船行第三十四

古之人目肆於自見故以鏡視面智短於自矜故以道正己故
韓非子 卷八

王五

鏡無見形之罪道無明過之惡自失鏡則無以正情躬身矣
道則無以正志道無明過之惡自失鏡則無以正情躬身矣
鏡故風鏡以自急故以有餘權不足以長城短之謂明王
天下有信數三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
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亮之智而無夫人之助大不立有鳥
獲之功而不得人之助不能自舉有真勇之強而無法律不得長
生故世有不可得者有不可成者有不可得者有不可成者
身重孫子鈞也勢不便也難矣勿步而難看眼非自強近而
肩眼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馬覆以其不能自舉不困
休以其不能自見固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道
虛事有利常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於善惡之邑則金石之士
辨心為聖賢之權深深矣故明主觀人不能自勝於秦則觀行而善矣
共為第五十五

安得而有七處道有六安得一曰貴則隨其非二曰趨趨隨其惡
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賈于貴而無安愛五曰有愚智而無
非善六曰有尺寸而無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斷刑於繩之內二曰斷刑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
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預愛不親所惡六
疏如此則人失其所樂生而忘其所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
主不尊不重死則人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後夫盡力於推刃以勸則勝以諍則安治
故使人樂生於馬是後夫盡力於推刃以勸則勝以諍則安治
立國家之安矣五下三仲尼履舟之下無伯安故故故故故
之舟車也安則智原李尼則事即起故安國之法若機而食寒
而衣不全而自然也安王守理於竹帛其道頓故後世服令使
四一

韓非子 卷八

失身之責明於君位必負其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
通責之責不以此死勿志感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
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立顯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
立順人則刑罰自而公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
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優佐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
權衡治事人臣宜其趨勝其官輕其任而求權除力於心
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歟內無兩怨之難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
事不相干故莫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問功故莫爭位
爭欲止技長立則疆野不敵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
之至也

釋法術而治治充充能三國去規矩而治治充充能仲不能成一
輪般天子而差短長王角不能半中使中王守法稱掛匠手規
矩又有則焉不失矣君人若能去其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
能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為之負投可避之刑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
不肖者少罪而不見伍到背負負有處平而過深深給愚者守靜
而不動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益矣至人曰其心難知喜怒
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譟耳以法教人君人者釋三易之數
而行之難知之如此則恐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卿
積怒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其教勿知故言用其法易知約言有三
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物隨繩而斷自措
而施如此則上無私威之害而下無愚拙之謀其日君明而少
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慮者死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
爵祿不易官責不可與殺危國故明主屬能必招人表其有介
子無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意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
德著國者其名入主樂于使人以公望力而苦于以私害敵人
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負二職故也故明主除人之臣之
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刑罰之刑輕
處重事重則深罪深罪則細過長傷則快也輕則細過數以總
連禍以成其罪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意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夫所長而奉難給則伏
怨結怨結言不控循安是不受禍善則舉小人賢不肖俱受其
變君子使伯夷盜跖俱臣故臣有叛主使王內憎其民而
外愛也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其情不能受勞而務功魯見
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隳次而人主獨立以
除次之臣而事獨立之王此之謂危殆

釋儀節而受發舉中大小行釋法制而長怒嚴殺教而殺人
不釋儀生甲禍歸乙夫怒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善惡故
聖人據有刑法而死無辜無殺殺人服殺矣中的賞罰當極故
亮復生罪復立如此則上無勢至冬意下無比干之禍若高故
而臣樂業道截天地德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障吹而勞力於
堵要暴而疾風必壞不塞有眼之禍而其實者之死不獲塞痛
之患而國全滅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民交於千
里強風一旦起則首首不及故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
今世為人主求計者必無使庶王荒會人三使臣世世實
古之世而人主以救中國者若此則上下親肉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三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曰天時曰人心曰技能曰

四三

之與子
安則
杖

口

況

背

背

背

背

背

背

曰勢位非天時雖十虎不能各生一德逆人心毀育育不能盡
人力故得天時則勢而自生得人心則德而自動故龍則
不意而自乘得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
自運之通行勢窮則今故曰則主

夫有材而無勢則不能制不肖故立尺度持於高山之上則
視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譽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
重也夫為匹夫不能立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指則力
細材夫知則沉非千鈞輕獨扶重也亦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烟之
照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刀以共裁之

主御眾同心以共立之故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
故臣忠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
故臣同欲而莫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強無
舉人臣之患在不得一故曰君子董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
曰至治之國君若得臣若故投若車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

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
功者皆求人助之以力遠者結之以成遠者舉之以名舉者或
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
地此光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譽之所以北面而致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
有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
罰嚴重於權衡不違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違
俗而察執細不引繩之外不操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違法之
內守成理固自足無禍福生子守法而不出乎意意然處之責任

守成理固自足無禍福生子守法而不出乎意意然處之責任

之
以
况

已而不在于人故致安妥之世法如朝露絕撲不散心無歸恐
曰臣聞言故車馬不疾繫於遠路徑徑不能於大洋驚民不失
命於死或雖賤不刺者以於強權強權不著名於國者不歸功於
聖王紀年之際空虛故曰利莫大於削福莫大於去害臣聞
千歲之青椿樹視規矩與繩墨而正太山使百官帶千鈞而穿
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善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收
天下者不使臣石技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負負盡力以竭萬
民之性國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君喜若夫深然開辟固天命持大禮
故使人無離法之罪而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上天下則下不隨履心不地則物不實太山不立好惡故能
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常形於天地而歸
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當上無念惡之憂下無代德之慮上
下文讓以道善金貨利罰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後治之
至也

韓非子卷第八

韓非子卷第八

不問其地之由公得... 故得如此巨也... 死罪矣... 而臣下言...

夫矣未有鄉... 則積以備... 卿之聖乃始... 夫矣未有鄉... 則積以備... 卿之聖乃始...

三童餓子為趙... 地守行右昆... 山中問深明... 如處深面胡問...

其幸腳左右... 日人嘗有入... 此者乎對曰... 無有回罪兒... 與此狂淫... 之人嘗有入... 此者乎對曰... 無有回罪兒... 與此狂淫...

雜非子 卷九

罪矣夫道草... 木值犯下之... 而此於人君... 子以疑之... 罪矣夫道草... 木值犯下之... 而此於人君... 子以疑之...

斷手所惡也... 行所易不聞... 所惡古人何... 太較也... 斷手所惡也... 行所易不聞... 所惡古人何... 太較也...

公孫鞅之法... 也重輕罪者... 之所難犯也... 而小過者人... 之所易... 公孫鞅之法... 也重輕罪者... 之所難犯也... 而小過者人... 之所易...

刑也... 南之地... 瀝水之中... 生金人多... 竊米全... 米之甚得而... 竊米全... 米之甚得而...

四七

魯人燒淫夫北風大南信賊時而燒淫夫自體自辭家
厥故火者左右無入蓋逐賊而火不殺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
逐賊者樂而無損於火者言而無實此火之所以無殺也哀公
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實救火者言實則國亡不救實於
人痛使仲尼實哀公曰善於信仲尼曰下未過而火已救矣
之罪遂欲者此入禁之罪亦天下未過而火已救矣

成驥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也
邪對曰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入臣必仁而後可
與強不仁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強忍人則不可近也
王曰然則齊人安齊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
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太臣無重社稷之職也諸田則
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刑兵弱於外父兄犯法
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左皮曰子聞秦之發國亦何如臣對曰臣聞王之
意惠王謂左皮曰善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王曰
意惠王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左皮對曰夫意有不忍而意好
與也不忍則不常有過好子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
亦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屠甚布帛甚於衣食甚於棺槨甚於養生以生惡官
仲曰布帛甚則無以為蔽材木甚則無以為棺槨而人厚葬之
不休柩之甚則無以爲棺槨材木甚則無以為棺槨而人厚葬之
是乃下令曰棺槨過者戮其方罪夫當喪者有夫死無名罪
當喪者無利人何政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齊難逃之程嬰為軍室之居治病魏魏之衛嗣
君嗣之使人指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
之說以誑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買難可乎王曰非子之所

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雖不始也法不立而謀必不
雖也雖有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謀必雖失左氏無害也
魏王聞之曰王欲治而不聽之存自取敗而後後之破也
三王王國於天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刑罰之重而刑器也
國接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欲廢也唯廢善而就惡
則國不可示人若如臣者猶欲廢也唯廢善而就惡

越王問於大夫支離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厚而信
則威必君欲之何不試哉昔宮室於是遂甚宮室人臣欲之乃
下令曰人之殺火者死比罪之殺火而不死者左勝欲之
負子殺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後濡衣而焚火者左三千
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
甚害回者魏武侯曰去之則不足以為甲兵勝於於是乃
衛一車隸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從北南門之外者賜之
上田上宅人莫不從也亦有從之者賜之如今俄又置一石
亦故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從北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
人爭從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吳其有能先破者封大
夫賜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吳其有能先破者封大

本禮為治也依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有
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人戰人戰人戰以之中者負令下而人
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人戰人戰人戰以之中者負令下而人
宋室門之善人服長而與善其上以為善於親親以為善師
明年人所以獲死者數十餘人子之服親長者為愛之也而
尚可以賞勳也而君上之於民乎雖如吳起王應伐吳也
欲人之死也出見君者乃為之武式從者曰武式從者曰武式
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三者數十人由此觀之政之足

以殺人矣非於國人

一曰越王勾踐見怒而式之節者曰何為式王曰意有氣如此可也蓋或字士人聞之曰意有氣室猶為死士人有勇音

乎是敵人有自矜死以兵國敵者如故曰王無後言而武裝

致事者其鼓之度民此大有責任在大也故雖以人謀而臨

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責在水也臨戰而使人赴戰則勝而

心者責在在也又或法而進賢其助其此矣故對可以得

韓昭侯使人數變侍者曰若亦不仁矣矣侍者曰賜左右而

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昔聞明王之愛一類一笑必

有子也

禮以蛇為瑞人身蛇則驚駭見蛇則毛起然而婦人於婦

者操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也王貞命而後得節而命之

梁衡者常之公舉自而矣曰請以對魏公子請魏君曰此其

易也也君謂魏曰以節蓋故魏而可合也則其色亦願得而

合之魏程王乃止

家宮王使人吹竽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死

之學宮以數百人樂宮王死宣王立好一聽之處士進一日韓

昭侯曰吹竽者家音無以知其善者田獵封一而聽之

趙今人因申子於韓亦莊將以武魏申子效言一而聽之

欲毀已外市也韓昭侯韓不則恐其為乃令趙趙韓密

告韓君之勃貌而後言之韓不則恐其為乃令趙趙韓密

告外則有得道之功焉

國

國至韓王謂韓王曰三國之臣深矣其有欲割河東而講和

者其國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若公子

汜而告之對曰講亦不講亦不講亦不講亦不講亦不講亦

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華矣王必大韓王曰不戰三城也

者不戰三城也入韓則國必大華矣王必大韓王曰不戰三城也

曰為我韓王曰王得聖者臣臣危乃悔事人國講矣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聖者臣臣危乃悔事人國講矣

者其未眼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中風也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司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韓王也秦王在二而已王也韓王以韓東陽則即即

六韓昭侯接瓜而伴亡一瓜宋之甚意左右固割其瓜而致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而昭侯使弱其強使強者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臣亦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白而門之外有黃楨余當道在者昭侯謂使有司取法言所關於女乃下今日曰黃楨時禁牛馬入田中固有令之而不以為事牛馬甚多入田中矣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車馬甚多入侯曰未盡也復往尋之乃得而門之外黃楨吏昭侯為明察管榷榷其而不敢為非

閻季下秦母於家之數日不能得則主私使人來之不殺日而得之乃謂其言知事也也故其力也而更不得我今人求之不殺日而得之其可謂其言知事也乃信其所以君至神明上彼為其合其即使河漢而有受于下皮乃使小臣子伴愛之

昭侯以知御史陰情
昭侯對曰余存亡重終矣事恐不能得使余去而得家人室間七陽上君相謂閻王之疑已也乃慮其探探以知之謂昭侯

昭侯聞齊王之惡已也及矯為秦使以知之昭侯謂齊人有欲為亂者齊王之惡已也昭侯遂所發而余走王知之昭侯謂昭侯之子相然坐而得言曰未出門者何白馬也昭侯言見有一人走而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昭侯謂昭侯

有相與訟者于產離之而無使得通結相其言言而知之昭侯謂昭侯
昭侯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者難之固市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關公為關吏白其時有客過而所與決金而後自道之關市乃大失而以關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第九

韓非子卷第十
內儲說下二微第三十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名疑向爭六曰兩國齊置此五者主之所樂也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為借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則人主強其說在老聃之言未也也是以人主又語而左右皆權制其意在齊僅之權屬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天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畏其故臣利立而主利減是以臣者有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除主勢故其利不願國患其說在衛人之事夫請說也故歐孫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取向齊平而霍黃居魏兵太宰結說大夫種大成半數申不害司馬喜言趙王曰倉規秦秦裝左右運術者皆言白主敬恭謹

似類一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珠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捕水而吏射珠淵陽自稱曰一人罪司馬喜故秦乘而王平對相言惡與而斬人劍費臣臣殺敵死而令尹誅陳常殺孫香而莫有責其地勿屠而中山界殺老傷而濟陽負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其利其市主之有刑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別者其利有巨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常相秦種黃而唐受覆是以昭美也故取乎而不倍俟其其次文公變練多而兼侯立帝

有反四
秦殺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直之是以音曉控殺李中

生而和入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元公子根取東周天子職
其有罪而商臣宋作亂廢逐其君而宋德果廢歸而常閉止
其廢室喜欲而未若聞公殺其君在孤室之稱二母與耶耶之
對其生也

金枝五

臥之所宿淫聲而寢罪人主不察則賦廢置矣故文王負賈
仲而宋王意衰復於法治尼而子受沮甘其是以子育宜王
言而文帝用內美而廣號七律遺書而其欲死用鐵棍而節樂
庶置五六

秦穆公置之車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其輕有輔其弱
若此謂廟攻金在既用於內視體之於外則欲傷得其說在
秦穆穆之言而文君之故哀其言與而論公賜令帝

廟攻石版

一勢重者人主謂也官者勢重之重也夫於謂而不可徒得
也人主失其重者官而不可得也受人難正言其死之外也
有刑者利害也若操之以刑臣臣得之以權王王欲君先見刑
則臣謂之以為德若先見刑則臣謂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
不可不可以示人

靖邦者相齊故人文高則故人當權左右制則左右重文高
權則小者也猶以成當其勢乎
君厲公時命齊首領長魚矯謀殺君食貨重故主事於外
君衡而下亂國法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
株三卿者僅長魚矯又漢曰夫同罪之人偷謀而不逞是權總
而借之也公曰吾一朝而喪三卿子不忍也長魚矯對曰
公不忍之微將及公不聽者三月而殺君然後逐廣公而宣此
州後殺君而主斷刑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此出

謀 夫 天

一曰也燕人無歡故浴拘矢燕人其重有私通於其夫矣自
知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容易也其妻曰無言問左右左右言無
知出一口其妻曰公易也困俗之以拘矢一曰燕人李季好
好連出其妻私有通於李季矣士在內中患之其室婦曰
今公子深而解髮直出門吾舅舅見也於是公子歸人曰然
夫出門季曰何人家室也公子曰吾舅舅見也於是公子歸
為之妻何曰取鞋之失李季之季曰吾力浴以矢曰浴以漸湯
二衛人有夫妻相善而說曰使我不無故得百來矣布其夫曰何
少也對曰益及子情以買非
荆王欲官其公子於而辭其歡曰不可官公子於而辭其歡必
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公為所重之國實則是數子於外市
也不便
公偏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救孫氏相與孫曰故之手叔孫
氏之卿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孫氏無孫氏孫氏我孫
皆曰在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殺之於是種而北陽而入孟孫見
叔孫之種入亦殺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齊桓桓而收桓公仲其重重於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
兩國之約在頃親王之臣也而考於釋乃居釋其公之文桓國
請為釋孫之以日重也
越王攻吳王至王樹而告越王欲背之也吳大夫種曰不可
昔天以越與吳天下受今天受吳亦天禍也以吳子越再拜
受之不可許也夫守種曰夫種曰故矣蓋則良大夫其
國滅則孫巨亡大夫夫不釋矣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曰
息而數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半從趙請中不害欲殺曰以韓重載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曰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則微微秦則秦而攻魏固趙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制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通衛君書曰君相愛而韓相望唯母一戚戚必不兩在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意者相避也

向主相親王孫魏相韓白至下長隨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輔子於韓臣夫用魏子衣周韓

三齊中大夫有與衛君有御飲於王孫甚而出荷於郎門問者則說謂曰足下且重賜之餘韓乎與射曰此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與君則說去道及與射去則說謂相而門當曰相病有之故明日王出而問之曰誰溺於是則說對曰臣不見也臣恐非

日中大夫與射立於此王因沐與射相殺之
魏王曰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德令人矯王命而謀殺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誰與俱對曰無故與誰雖欲害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圖空固殺二人者李辛與與與與相殺司馬善新與李辛惡固然令殺善善善中

山君君以為手平也固殺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知者也王新得美女鄭知因殺之曰王甚善人妾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再掩口王問其故鄭知曰此國言王之王及王與鄭知美女三人坐油因先說

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強強強于王美女前近王甚歡掩口王停然怒曰御之御因掩口而刺美人一日覆王適刺王美人刺王甚悅之夫人鄭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

元 兇 也 以 益 死

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奪人此善子所以養親愛臣之所以愛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妬也因為新人曰王甚悅愛子愛惡子之愛耳見王常掩舉則王更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爭見王常掩舉王謂夫人曰新人見王夫人常掩舉何也對曰不知也王臨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更幸惡曰刺之夫人在誠御者曰王適有言惡可從命御者固謝刀而刺美人

負無控到令尹之近者也却死新事令尹令尹其愛之無故因謂令尹曰君愛我其何不一為酒其家令尹曰善固令之為具於却死之家無控殺說曰令尹其甚歡而毋兵子必謹敬先其陳兵至下及門庭死固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控曰君治法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却死無故殺之

歷去自與陳者為陳高刺人不善舉首問使人欲殺張壽魏王以為惡者也乃誅之

中山有賊公子焉其罪重甚樂在右有私不善者乃愛之謂王曰公子其負其甚愛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固欲令殺之

有老婦而不善濟陽君亦有與老婦私怨者周文老婦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若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固不察而賞之一日濟陽君有少疾子有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家

使老婦無樂於馬則文山濟陽少疾子放以為攻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婦無樂於馬則文山名無樂也亦負君君固君君受是辭以濟陽君抵罪於齊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賊陰而刺之濟陽君遂益親之

四下而親王之臣也善於刑王而令刑改親則改親陳當固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刑勢相親

欲昭侯之時奉禮當責其昭侯令人從屢並乘為恭種而釋之
昭美法之用刑也而有境倉屠殺者而不知其人昭美法令吏執
其妻

昭侯族之時幸人食而長中有生肝馬昭侯召幸人之火而
滿之曰若何為置生肝毒人幸人幸人頓首服死罪曰賜飲去
尚幸人一日曰惟侯浴湯中有毒傷侯司尚治免別有當飲者
乎左右對曰有惟侯曰君而來無之曰何為置毒湯中對曰尚治
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毒湯中

又公之時幸幸上吏而榮華之文公召幸人而推之曰女欲害
人之愛耶美為以殺陳幸人陳責善非請曰有死罪空獲
歌刀利備于將也切肉而斷而髮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撲木而貫
而不見發臣之罪二也奉地遠遠於太遠赤紅而炙熟而變不
臣之罪三也堂下得財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
而推之果然乃推之一日晉平公賜客少應子進矣而髮髮之
乎公推之果然人每有反令地人呼天曰幸子臣有三罪一罪不自
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目刀之利用罪罪有勸教幸不斷
臣之死也柔炭之肉紅白而髮不佳是臣之三死也又與
及重賤而視之是城文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又與
有勸教臣者乎教臣不亦善乎

齊侯相而齊侯強侯欲立恭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恭妻
帝而不能成也

五君歡之時驪姬者厭於晉而欲以去子美齊代太子申
生因魯申生君而殺之故立美齊太子

鄭君已太子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用
其妻燕賊君殺之

衛州得重於衛侯於君臣百皆盡置於死後以東周殺分
而齊之故
公子朝周太子也第公子相其有說於君是死後以東周殺分
為帝
齊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驪姬臣仇亂遂殺
成王一日其成王商臣為太子既置其分驪前入聞之未察
也乃為其得商臣曰亦何察之也商臣曰驪姬王上而殺也太
子驪姬之江平曰驪姬夫自君王之欲殺臣女而立驪也商臣曰信
在商臣宗自能爭之乎曰不能能為之諸侯子曰不能能爭
乎曰能於是乃起而爭甲而攻成王成王謂能而爭不
許遂自殺
驪姬相驪姬後嚴峻重於君入其相害也嚴峻乃令人刺驪
侯於朝驪侯走君而相之遂刺驪侯而殺之矣
田相相奔駒上重於商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相因行私
惠以取其國遂殺商公而奪之政
歐陽為太子幸皇喜重於君三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
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是野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至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
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
君必愛之愛多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謂魯仲而游於對之今日之說而論其心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至曰敬國有貴者國之尊也本荆
王之使者甚貴魯人甚受禮臣故曰以王之則與魯國之尊
顯荆王之使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刑以為外則必
殺之

榮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倍道齊景公芝裂丘明魯公曰去仲尼
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適齊公曰魯以驕慢失
家公新樂之必急於政仲尼必讓讓必輕魯於魯魯公曰魯乃
今則且以女樂去道哀公樂之果急於政仲尼不聽去
而之矣

韓子謂子象曰吾欲以楚楚與甘茂而相之楚可乎子象對曰不
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繆先生史繆上蔡之諂阿也
大不事君心不事家必等割國天下之事之唯馬與王之明察
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干官而免於罪其茂賢也王曰相國國
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子象曰明時王使邪情之處五十年能亡
起所以益者越亂而最倍也日者知用之哉今王之來不亦太
聖乎乎王曰彼則與之奈何子象對曰不可相也王曰何也
可相何也對曰臣少見安幸長為真卿故王不令若若推五

五

環以穆於相且利以亂秦矣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將將去之
荆人聞之固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晉
默公伐虜虜乃遁之屈產之乘無稱之履古樂以樂其
意而亂其政

美

叔向之說其私也為晉曰其私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
君期者時可及何不可也曰以宋國保隨其晉君之臣而急去
行周以其私為實周也乃其其私而損之
貞相公孫叔敖辭先問節之宋陳直曰稱晉果敢之士蓋與楚
名理節之良因時之區也信諾之在而者之因為故地也節問之
外而理之譽之以顯節者固服節君以為內節也而益其良
且相公孫叔敖辭之

理

郭公與成除善趙王左右趙王喜魏郭襄魏襄聞而先言之

魏王簡之趙乃稱是
上秦休憐善於刑而陰有善刑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則
適有謀謀陸常先聞之以益惠文君
衛鞅君之時有人於今之左右則今有善厚而衛鞅君在期也遂
令人道之節曰吾聞時今為韓厚而廉榮其地地法常察文發焉
以君為神也

韓非子卷第十

此句存其舊



第十卷第七篇 說疑 疑者有者疑也

得道藏以補金耳能見字邪 柱廿分月 子
字多身月 是字年此 一昔其文未而修 以與
移補者非也 嘗謂字年書補 子字字文也
昭豈不信也

續用張七祭月馬所倍 李言年觀察宋刻
李款鈔補全惟第六月第四字日超本作
日餘無异也 先翁記

國策記

十未

義美

詩考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君之聽臣也明主之聽臣也其辨其親
行也皆其遠故舉臣一民之近言者遠其行身也舉臣其說
在曰鳴對則王也故舉子為父為母故舉其武官大無過用言明
君聖王之以獨知也

不入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有殊利白馬之說不
以儀的為的則開射者以說非也人主於說也譬如臨王舉道也
而兵說者皆如敵人爭年也其以言有遠其微難而非非也故
李與吳曼皆言也論有深陳夫非用也故舉其說也其說
難也言而辨難取說非功也故務下說介舉其說也其說
難也而臣舉說也且其功而折是故求其說也非其說也
不可

三按宋指為則其說自為則其行政父子或怨譏取庸庸者進
美矣其在夫公之老當言與功說之操如皇也故祖公於祭獻怒
而致美矣是禮也厚也其說傷且死王之國傾聽也其言指音
之說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期者力也無社之場
目辭說也其言厚者而行宛受於先王或者不宜今手也是不
能更也鄭縣人得單尼也衛人佐下下子重其說也而其少
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
意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金瑛說也故先
王有郭書而後世多無說夫不通國事而確先王言歸取度
世也

四則止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
畜之於君故中章有已仕而中兵之民若田國而隨文至者已

之半平公膝踊足舉而不敬壞坐晉國之辭仕犯者之君之姓此
三十者言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事則如今之民也一君之國之
權太甚言法而行違功則外民也二君又阿權之當士
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救甲乙之則情備排擊之
功不權則周主之法周安則尊臨危則為厲公之威人主業
得於居學之士善故明王論李託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采紫變之以欺簡宋
稟言之以尊庶民賦夫不明分不負賦而以躬親位下走睡卧
與主捨其庶民孔丘不知故稱獨玉郭君不裁先自便明主
之道如夜向賊與昭侯之美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慎於信實則不信則禁令不行現
在文公之攻原與其歸殺統也是以吳起須臾人而食文侯會
成文侯而備故明主信物如君子殺敵也惡在節厲立擊擊鼓與
李徑薄而和也

一管子政治聖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管子曰君不知賊不
肯殺治聖父官善惡心愛之故懼也有若曰肯殺薛鼓五鼓敵
南風之時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妻治天下庸奈
何乎故有術而節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與女子之色無害於
治無術而節之身雖幸雖福未有益

其王謂田鴟曰墨子有顯客也其身體則可其言而不可辨何
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師樂從衣文之盛七
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戲公女此可謂善焉云而不可謂善
韓文也楚人有寶其珠於鄭君為木槨而運其珠者謂之槨以
珠玉飾以玫瑰珠以明翠人買玉槨而運其珠者謂之槨以
象未可謂善也珠也世之徒也實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
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

治法

若辨其辭則恐令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則兼愛尚珠
奉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辨
墨子為木槨三年而函裝一日而敗管子曰先王功至能使
木槨飛墨子曰不知為輕視者尚也用尺之木不買一朝之
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又於歲數今我為槨三年成
裝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太巧巧為輕視者為
宋王與齊仇也梁武宮淫樂而行者止觀祭者不倦三聞召而
賜之對曰臣師射楛之箭又射於梁王君射楛使之淫行者不
止祭者知梁王曰行者不止祭者知德其德不勝如美何也
對曰王武度其功而板射楛人板攝其堅歷五寸射楛十寸
夫良樂皆於口而看者勸而狀之知其入而已其也也言辨
於耳而明主德之如其功也

二宋人有請為其王以韓刺之端為母後者必月兩寒後能
觀之燕王固以三乘養之右御治王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
不寒之齋今知王不能又養於此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
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刻削此不
拔物也王必察之乎因而問之果去其刻者乎管子曰計
無產言言談之多韓刺之說也一日曰好術而術人曰能以韓
刺之端為母後燕王悅之養之以五乘之養王曰言試觀客為
韓刺之母後人主欲觀之必平歲不入宮小飲酒食而觀觀日
出視之長陰之間而韓刺之母後乃可見也燕王曰爾來衛人不
能觀其母後都有陛下之治者謂梁王曰臣削者也指物必
以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不能刺之端不交削韓刺以治韓刺
之端王武度其功而板射楛人板攝其堅歷五寸射楛十寸
韓刺之端以削王曰言試觀見之客曰臣削之會取之同也見
說宋人善辨者也韓白馬也服齊後下之辨者乘白馬而

處立
木不
史夫

巧功可其
左其
何有以之

笑夫
夫之曰

眾凡
其是射

女女
其是射

飽困則頰白之賦其措之虛辭則能勝一國方皆按形
 杯能博於一人
 夫新故攝殺夫較等而射雖棄而妄發其端未嘗不
 中秋也然而其能役其處不可謂善射也無常儀的
 也投五寸之的引寸步之遠非尋遠蒙不能必全者有
 常儀的也而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罪變以
 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射之知者猶思也
 而應之則辨士察其投度而持之雖如者猶思也
 故妄言令人主疑其不慮之度而故其辨不度以功業
 其行而不入關也所以其欺而托者所以長養也
 容有教士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復學者未及學而
 容死王大喜外王不知容之欺也而徒學者之說也夫信不
 然之物而持其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病急無如其身不能
 自使且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容有為周君者笑者三年而成君親之與榮榮舍而曰
 周君大志蓋笑者曰燕十服之富八尺之脯而以曰始
 出時加之其工而視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能此命畢
 馬動物之狀備其周君大悅此笑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
 與索其笑矣

發有為晉王蓋者孫三問曰蓋何散類者曰夫馬難執易者射
 回見聽最易夫大馬人所知也且善於於前不可謂之故難見
 神且易者不若於前易之也

強有君子曰仲者家人庶幾見之曰殺聞先王之言不恃仰人
 而食今我有射教之道監如石厚而無質成之仰曰夫教所貴
 者謂其可以成也今厚而無實則不可謂成物而任道如石
 石則不可以割而以對言無以成焉也曰德教以成之今

韓非子 卷十一

回仰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甚難之類也
 虞慶為是謂臣曰臣太尊臣人對曰此新屋也塗飾而樣生
 其屋曰不熱夫塗飾而生樣塗以捕獲任重塗此宜更日
 又則塗乾而樣塗乾則樣樣則真樣任輕塗此益尊臣人
 塗為之而屋壞一日虞慶為是謂臣人曰材生而塗滿夫材生
 則樣塗滿則重以捕獲任重今塗成矣壞虞慶曰材乾則真塗
 乾則輕今真得死日以輕五羅又益不壞臣人詐作之成有間
 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案
 三旬而隨弦一日化機其節之其始而泰之其盡也馬得無折
 且張弓不然伏案三旬而犯損其暴暴之其始而折
 之其盡也工人張弓也為之折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
 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能手辨說文麗多譽是知有術之
 士而任峻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
 屋張弓也然而士聽乎

范且虞慶者為虛稱其無用而則愈見其無用而窮也人主
 及無用之辯而少無用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治且虞慶
 者不顧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其說之類而不知術之人為工
 匠也不得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
 國亂而主危

夫堅石相攻也以為堅為無以食為其木為其堅石自說必
 解彼若堅彼亦以為成而不食也夫稱士者皆謂其強而
 不感而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可以成而不以為治
 也夫漆仁長而弱則者三也也不慕而治強者漆也漆而未帶
 者治未畢也

五七

法法

代伐

法法

三人為嬰自父奪妻之簡于長而怒一益壯成人其供養齊
父母慈而簡之子父至親也而或惡或怨者其利相為而不周
於為已也夫買庸而捕捕者主人買家而美其調而求易脫
者非受庸者也曰更前者且深極也夫以庸者致力而夫
杜持者盡巧而正味用味時者非發主人也曰欲美且美發
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從
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子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
心則父子難且怨

文公伐宋乃其宣言曰言聞宋君無道義侮長老不射不中教
令不信宋君為民其劫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孫和皇之事淫深池龍苦百姓
前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其劫

怒而出之乃且獲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射伐蔡仲父謀
曰夫以服席之弊不足以代人之國功豈不可與也清無以此
為釋也桓公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善者不負於天子三
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其於國而利於我故為天子伐
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蔡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
殊之名而有報購之實夫起為親射而攻中山軍人有病頭者
吳起跪而自吹其腫傷者之辱立並人間曰將軍於若子如是
尚何為而自對曰吳起吹其父之刺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
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臂而逐書者則踐人迹其去廣三尺長五尺
而勒之曰主父能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臂而逐書者則踐人迹其去廣三尺長五尺
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能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陰逢豆伯之屠蘇母項之及解脫而自留者後
之皆犯關之而夜突公曰男入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母殺
關之書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把對曰還豆所以食也帶
蘇所以則也而君指之子足解脫而自留豐榮有功有也而君
復之今臣有與在復中不勝其哀故突且臣為君行詐謀以反
國者其夫矣而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夫公止之曰孫曰
孫社有德而置之婦是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
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豈可解左駢而盟于河
新縣人乙子使其妻為其妻問曰今捨何夫曰象言捨妻
子問駢何如故捨
新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
輓也俄又得得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有大
怒曰曷有同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物也對曰此也遂逐之觀
衛人有佐弋者為至而先以其捲磨之食而射也
新縣人乙子妻之而買德以歸過泗水以為渴也因飲而飲之
遂亡其德

夫少者倚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日魯人有自善者見長
年飲酒不能勝則強之亦飲也一日宋人有善者亦飲致善
見長者飲無餘非對酒飲也而飲盡之
書曰妙之東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神也人曰是向也書
對曰善者之固然書曰既既珠連歸其操操人有治者動作
言學舉對於文曰難之頭快正其負人曰是向也書之固然
邪人有道法相國者有說者長不明因謂其者有是也云而
過者舉法舉法者長相相國者而說之曰向也書者而明也
尚明也者舉法而任之燕相白子大抗國以治治則治矣非言
音也今世舉法者多仍此類

試

謂則不可試曾請法昭王請法十餘周而唯則矣王曰吾人不
能操此法夫不朝視其勢柄不為其人臣所制者此雖不亦
宜乎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玉也民猶水也五方水至而水圓
歸若石服長變左右皆服長變其質歸若石之圓左右左右曰
君好服有性亦多服是豈真君因先自斷其端而出國中官不
服長變君不能下令為百姓取法以禁之長變出以示民是
先法以法民也

私向獄獄功多有受受功功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興貴因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興貴因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興貴因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興貴因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興貴因

六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運與大夫期十日而原不
下擊乎金而退罷兵而去主有從原中出者曰原十日即下矣
糧臣左右謀曰夫原之食竭乃盡矣君若待十日公昔與士朝
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夫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
聞曰有君知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知彼其
信也可無殺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其師曰殺讎奈何對曰信公曰收信曰信名信名則
殺臣守讎吾惡不歸百革不為信者則不矣時百班不歸信
者則近親親也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
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明日早令人求故故人來方
與之食

魏文侯燕人期獵明日會文侯燕左右文侯不聽曰不可

試

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車往北風而罷度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也而為女也婦也
市來曾子欲執其妻之妻止之曰持其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
非與戲也嬰兒亦有知也持之毋而墜者此墜父母之教今子
欺之是教子欺也及教子而不信其言非以教也遂其誠也
楚厲王有警急召其百吏皆以飲酒醉而後至也其大夫
使人止曰吾警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驚居數月有警
擊其民而民不赴乃吏令明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日和說警者數人且其且至擊其如長者而獄
不至兩和懼急不待李悝居數月養其家養之至養其軍
此不信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
又戰而至右和左和已上矣左右和已上矣於其官爭上其
明年與秦人戰秦人殺之至幾休其軍此不信也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和也
惠嗣公使人備關市關市呵難而商爭關市以金關市乃舍
之關公謂關市曰其時有客過而子產金用其之關市大恐以
關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第十

王主

表韓攻魏昭卯而莊而秦魏楚秦亦即攻魏卯東魏而秦利魏魏
實受王秦之五乘將軍魏魏魏魏卯伯英以而軍軍魏魏
陽山之天下而天下曰夫以伯英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魏
手足不掩也今臣臣魏魏魏魏而王乃與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臣勝而臣勝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孔子曰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
平法者也有治國者不可失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考者

力不若也人言之要主以自代也某主曰子之起人之所欲也
何也言餘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餘子力主臣臣臣
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而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要至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以使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今章臣曰善人將立管仲為仲文者有人
門而在不者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問而立公曰善人正管仲
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牙曰以管
仲之智為能謀天下子公能以斷為敢行大事者公曰敢牙
曰君知能謀天下則敢行大事君固當能斷之國則臣以管仲
能秉公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今臣聞治內者得
治外以相奉

不左

晉文公出亡其鄰如秦秦秦而失道與六相天而道泣
臣飢餓之慮而必全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
遂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秦秦之計也其下以原板也亦無
術子故明主者不恃善不我板也吾不可板也不恃善不我
也恃善不可欺也

王主

陽虎曰白賢明則志必以事之不負則飾也而志之迷於魯
疑於齊走而之趙趙趙王迎而相之左右曰虎者魯人國政何
故相也隨王曰趙虎務取之我務君之不疑特細來達我術而
仰之陽虎不敢為非也善者則主致之致之致之致之致之致之
魯家公問於孔子曰吾聞魯有安一足其果信有一足子孔
子曰不也也非一足也也魯有安安魯人安不說也也雖
其所以得免於人言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安魯非一
足也一而足也魯公曰魯而安固足矣

考者

一曰衣公問於孔子曰吾聞魯足信乎曰魯人也何故一足
彼兵無也異而獨過於魯魯曰魯而足矣後為魯正故君子
曰魯有之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風之院楚條解困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
使人子公曰吾聞上君所食者皆其所畏也則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則下君之所畏者皆其所愛也且楚條
人組不負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文王曰魯至風善履履條解困自結太公曰問何為也王曰
君與楚戰其師中皆其安下盡其便也今王先君之臣武無可
使也
李孫好士終身不婚履履不履當知朝臣而李孫後國有通失
君者不能長也故魯以為魯初也相魯楚之遂魯子孫故
君子去秦士臣
南宮敬子問國家事曰李孫秦子子孫齊朝服魯者以十
數而魯無何也曰魯周成三近魯者魯以遠其意而者子斷
事是成魯之魯於天下今李孫秦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者
以十數而與魯俱保魯事是以遠魯故曰在李孫魯在所與
也

賦其

質子之拜卿也質子之儉也向出語而質自助吾質歐伯之儉也而子曰何質焉夫爵祿皆命所異功伐別賢不肖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一與一乘下大夫一與一乘明等類也且夫卿必有軍事長故節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慮空備以成飾以款私名獻儉之儉也可與下與下與下又何質晉仲相齊曰臣者矣然而臣實授公曰使子有主歸之寡曰臣宜矣然而臣卑相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者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侍父孔子聞而非之曰宋接厲上曰管仲父出宋室而衣置鼓而歸其衣之履履有陳有陳有陳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厲上

今令

衣面有亂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備下
 陽虎去季父趙簡子問曰吾聞子季樹虎曰臣居晉樹三人皆為季父及虎抵罪於魯魯曾搜探於虎也臣憂齊魯之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縣吏臣得近王若不具官職令者迎臣則雖使吏有違臣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喜樹人主儀而笑曰樹樹者食之則其現之則香樹樹者食而樹人故君子樹樹
 中卒無令言季父問趙武曰中卒三國之股肱也耶耶之謂解者人欲得其質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則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解也曰然然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卒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哉曰外舉不避親外舉不避子
 趙武所屬四十六人及武死會就質位其無私德若此也平公問叔向曰畢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堂於師人孰賢武曰直如不勝不言如不出曰楚新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

又又

顯而公家甚賴之矣武子之主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斷也
 解糾離其離於國主以爲相其離以爲且幸釋已也乃國住拜謝然乃引弓以射之曰未爲汝也汝能當之也夫卿汝言私怨也不私怨汝之故擲汝矣吾故私怨不入公門解糾舉那伯擲爲上堂竹擲在解之曰子釋罪敢不吾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駘責厥人問其價曰道且春安取語汝
 亦也文子喜言或子較之以校至其故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險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受命於神君子臨產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於主主質明能聽決不明將不察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改已強於羣臣則羣臣則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
 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都令其師往者喜而後問問踰郭而入車遂別其且趨成侯以爲不察羣之靈而免之令
 管仲來歸自魯魯道而歸焉樹封人布兒食鳥封人詭而食之其後封人因爲謂仲曰適享五羖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知子之言我且臣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卷第十二

韓非

政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楚王之言
 故言食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戰之去也夫則除之難之
 可除在於勢之未去也言者勢者兼絕其空則除矣師曠言
 尼以遇勢而泥錫之於君子是以太公劫殺而而戰得不棄
 雖公知之故而駕犀辟公知之故與三傑澤此言知同異之
 反也故明王治臣也哉在商者人主有利害之輕重也射
 者衆故人主共委是以君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威矣韓言通
 則臣親言而主不神夫按在申子之言曰權與辱易之言大也
 也與辱易有已成之道亡開也權路公知則故間王屈昭侯筮翁
 故以應釋明主之道在申子之說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故其術則通嚴夫間亦有間且左右皆壯
 鼠也今在室竟之再其與莊王之寵太子而首高薄德之法察
 權也察實不能以敬歌之法先接之吳起之壯愛重父之斬
 頭請命也其情者也故能使人懼者必其忍痛者也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讓之不與苟有德而不受則其除之
 亦有不可之者從平公飲師曠待堂客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
 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重臣而臣必坐酒醪料出又復問政
 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愛民而已矣堂客出之舍
 師曠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厚民而已矣堂客出之舍
 本禮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尼公子自是出也二弟也其厚
 亦其民家富貴而民之擬於公室此危君位者也今謂此患民
 者使君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故屢乘以賦察負其所餘

韓非子 卷十三

說左

可以助攻寡者無陳梁府無餘財管歸不御者出德之十受
 德米備德思德於民也己昔第爭居三年二弟出去公去受
 是則公子尼走音
 堂公與公子尼游於北海登相敬之臺而遺堂公問曰夫我欲決
 子當子後出遊將有此臺子歸其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
 有此國也而曰成氏有之何也至乎對曰夫成氏其居齊
 民其於民也上之請君行酒大巨下之私大計財臣以出
 貨小斗制臣臣以收之收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餘以出
 取一制馬餘以衣士故市之價不加貴於出率之商也德德
 而韓子責於海者重飲而回成氏厚施家富航道多餽死者
 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率而趨回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泰之民
 相與歌之曰唯乎其可也包乎其往歸回成氏乎詩曰周德
 其曰成氏乎公法築出舉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回成氏有
 之令為之奈何是李對曰是問君何患焉若君欲身之則近賢而遠
 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則眾皆歸而君亦無行思慮而給不足
 氏將歸君則雖有十回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是子不知除患夫備者比車平強之
 安用六馬之足使三良控密則身不勞而勇及輕戰令其機車
 與之利指六馬之足與三良之御而下走逐戰則難捷李之足
 無時及戰矣花良馬則車則戰備有餘則君之車也射者君
 之馬也夫不使身以榮其體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
 以爭名其官不棄君之車不固馬之利車而下走者有故景公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舍非一日之積
 也有漸而至矣凡茲若行而或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

漢書

卷十三

由由北

故明王垂絕之今日常之為亂有新矣而是不殊是子不使
 其君若使陳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既聞公受其禍故子真即善
 持發者豈絕矣之謂
 季孫相魯子路為所令魯以五月起發為長清當此之為子路
 以其即發要為強與強相讓者若夫文之謂而食之孔子聞之
 使子直往擇其德與與其言曰魯君也曰天子受其不食之子路
 請發怒讓陳而人謂曰夫子乘由之氣仁義子路與夫子昔
 仁義也仁義有無天下共其所有而問其利者以今以由之扶
 愛而於臣不可何也孔子曰向之野也吾以女知其女使未及
 也女知其是之不知禮也女之貧之也其禮也夫禮天子受天
 下而後受其大夫受官而士受其家過其節而後受其君若君
 民而下禮受之天子受之也不亦極乎言未卒而季孫接見季孫
 曰肥也起民而使空年使節子金從後而食之解解肥之民耶孔
 子嘗曰而季孫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當者也夫臣之責與人
 王之術者耕食利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也季孫受其利而人
 王乎以皇公之勢而由常之使也則必以私利動其意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巫季言此第一金有
 立謀曰吾曰臣天子不友諸侯耕種而食之無井而飲之吾無
 求於人也經上之名也無君之權不事社而事乃太公望至於魯
 丘使使執殺之以為前謀周公使使常聞之故魯傳而聞之曰
 天子子負者也今日魯國而殺魯有何也太公望曰是謂事三
 人立謀曰吾不臣天子不交諸侯耕作而食之無井而飲之吾
 無求於人也經上之名也無君之權不事社而事乃太公望至於魯
 有是望不得而臣也不交諸侯者豈不得而耕作而食
 之無井而飲之血求於人者豈不得以質而助益也且無上
 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緣耕質不為望功不佐則不治不在

文

則不忠且死王之所以使其臣者非爵祿則罰也今四皆
 不足以及之則望當而君子不服也事而聞不親耕樹而食
 文所以救於國也今有專於此如驪之狀者天下之至長也然而
 驪之不耕却之不正矣今之左右也左右則驪驪雖不此其
 足驪獲之所願託其其於驪者以驪之可以以制驪也今不
 為人用驪獲雖不此其其馬也自謂以望也之質士而不為
 王用行操質而用於君此非明王之所臣也亦可驪士而不為
 有矣是以驪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負者任子而太公
 望聞之往請馬三部馬欲門而任子不報見也太公望請當
 是時也周公且使魯往止之北至已決矣夫周公且曰狂商
 天下厭者也夫子何為魯太公望曰往商也商不臣天子不
 安耕使吾恐五亂結勢故也故以為自謀今有區於此形容似
 驪也然驪之不注引之不前驪雖復不許此度於其勢也
 女耳說衛公衛公之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而不相也公曰
 夫馬似鹿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與馬之相劫外有大國之
 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與馬之相劫外有大國之
 意其心不在衛雖衛亦不為其人用也豈是以不相也
 衛公之相觀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馬驪滿其其其重而
 不為衛公解公解之說其是乃召樂之博子之八日金也見樂
 博橫文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聞樂博之言也樂博之言在阿公
 謂在阿公不為樂博去而後謂者曰我之言聞者不為文也其有聞樂
 大權之曰量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於我之令為文也且志
 子樂博者樂博十石粟言其狀五百金言其賜也賦賦賦馬圖車
 一乘固令命謂官人之美安二一人才道季也樂子固相謂曰為
 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言言費何受不為公人固新獲劫而遂為

之歸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幸不得生况婦之人主
乎夫馴鳥斷其首領鳥斷其下領則皆得人而食焉得小馴子
大明主高臣亦榮今臣不獲不利君之祿不祿無服上之名夫
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報

申子曰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唯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
知見人匿之其益發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師之故曰吾益發
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且知女慎而行
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言女
女有知也人且無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慎言為可以規規之
曰御子方問唐勿難曰子若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三
目御子子問唐勿難曰子方曰善子加之我加之國鄭其有
聞之則子方知欲為唐勿難未得所以為唐勿難也唐勿難也
一曰齊宣王問曰夫於唐勿難曰夫於唐勿難也子在於唐勿難也
至曰何謂謹謹對曰直以數百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廉也
故曰在於謹謹也故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為其廉人主以目視
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廉子對曰鳥者有言
曰夫唐勿難也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廉乎國主重於節君聞
君之惡已也特故節先謂君曰臣遠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
之臣請安更則臣死罪矣

齊有說銷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吾以
說

齊有說銷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吾以
說

齊有說銷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吾以
說

齊有說銷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吾以
說

五五

臨子明曰生況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為夫人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世茂短衣意皇是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言言曰寡人辭劫子

酒 之

字 年

兩折者皆以為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瓶其酒其味為酒其味甚佳其酒者
 然不售酒者遂其故問其所以所問者揚揚指曰狗狂耶曰
 狗狂則酒何故而不得曰人畏狗也今恐子憐彼狗也遂而往
 醉而狗逐而飲之此酒所以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
 士懷其術而前道之主大臣為猛狗逆而識之此人主
 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相公問管仲曰最
 害者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則死其中樹之則亦死夫為政
 則恐塗地此世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勇重
 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賢於君內則主情以告外內
 為重禍臣百更以為富貴矣不計則亂法法之則君不安揖而有
 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挾術而擅權則國有道之士矣左
 為已者必害此亦狂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識之士矣左
 右又為狂鼠而聞主之情人全不覺如此主焉得無亂國焉
 無亡乎 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有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
 氏之酒其狗隨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
 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酤其狗則酒酸
 相公問管仲曰治國何者對曰若君若君去其去其之賢因
 自托之禮受則夫其流之則塗地此所以言於社鼠也今人君左
 右出則為勇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掩賢蔽賢以欺於君不
 計則亂法法之則人主危據而有此亦其鼠也故人臣挾術
 揜賢則為已者必害此亦狂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識之士矣左
 用事者為狂狗則危不立夫
 竟欲傳天下於其蘇我曰不祥狗親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充不聽舉兵而謀殺蘇於羽山之郊共一謀曰換以天下而

傳之於匹夫乎充不聽又舉兵而謀殺蘇於羽山之郊於是天下
 莫敢言無德天下於舜仲尼問曰竟之知管之賢非其類者
 也夫至乎詳詳者必傷之舜乃其類也一日不以其所被取其
 所察則難也
 則莊王有牙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入朝馬啼發當理其
 理解其輪裝其飾於長太子入朝馬啼發當理其輪裝其飾
 其太子怒入為王泣曰為我故我理王曰法者所以救世嗣
 尊莊王故能立法從令尊故莊王理之臣也王曰法也夫
 犯法解令不尊故莊王理之君自是君而下而故也臣自是則主
 失威下尚控制上位危處失位危往後不中吾持阿以道子珠
 於共太子乃還去遊會廣備曰北而再拜請死罪 曰楚王
 多召太子楚國之法軍不得至牙門天雨廷中有漆太子遂
 經軍至牙門廷理曰軍不得至牙門軍法也太子曰王召召
 不得銷無漆遂驅之廷理舉公而擊之其馬敗其駕太子為王
 泣曰廷中多漆聖軍至牙門廷理曰非法也舉公擊臣馬臣
 當三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論後有佛主而不罰朕矣是
 真吾呼法之臣也乃益罰一級而論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游擊曰子小善人之國以為不足任則與人方能仕
 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因游擊請子自挾之母親殺以疑為
 能拍罵游擊不寤也燕嫁家燕有接燕者母其受疑也燕之家
 事而故者足以信言家事其甚且以聽疑也彼已受疑言者亦
 必復決之於燕姬也故論疑之為疑疑為能拍罵燕而不完
 也論其親則子母之聞也彼猶不免疑之於燕姬也今論之於
 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燕姬人主之燕姬必重
 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夫行私者疑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
 內也疑之外與法之內耶也不相愛也 曰衛君之昏明游擊

君臣

曰吾欲與子皆行薄賦曰雖也中情始與極計之術者自謂
 深謀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憂從之臣者術者曰吾以情之極
 計與夫深謀之言之極也曰諸君之疑夫與極計不如吾愛
 子也術者之計疑夫與極計也曰不可吾與子而極計計安者
 已決矣乃請決之於上者察極計也術者從從而行雖與極計
 必與極計極計之如其則疑不得其為曰安
 夫數教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濁者乃教之一曰教教者
 其起術左氏中人也使其其與極計而極計於度皇子使寬之其
 要曰請及成復度之要中不度皇子大怒其與極計曰吾極計之
 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其其謂其兄而索其兄曰吳子為子者
 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術者攻必先攻之其其其後行之子
 母殺索入矣其其之弟者於術者乃謂以術者之重請而天子
 吳子不聽也極計而入前也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
 織組今之知吳組已就而攻之其知吳者起曰子為我織組
 如是而今也其其何也其其曰用財若一也加物若一吳起曰
 非語也使之衣編其衣在請之吳起曰起者無益者
 晉文公問於孤偃曰寡人昔聞闕室危洞室而集於宮室洞
 不消在肉不布散一半過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
 以厭民乎孤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德聞市之征而疑刑罰其足
 以厭民乎孤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氏之有憂深矣寡人親使即
 中視事有罪者故不寬也夫不寬者其足以為民乎孤子曰對曰
 不足此皆所以慎也而窮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甚慎也
 也公因而寬之失所以為民乎公曰然則何如足以厭民乎孤
 子曰對曰令無權不職公曰無權不職奈何孤子曰對曰信賞必罰
 子對曰以嚴公曰刑罰之極去之至對曰不辭說貴法行刑使文公

大 夫

曰吾明日由於國陰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為於夫
 公有所愛者曰顯類後期是謂其罪文公顯淨而其愛曰請用
 事蓋請顯類之符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自顯類懼
 曰若於顯類之責重知彼其也而若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
 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其遂與兵伐原充之伐衛東其取取
 至原攻陽勝魏伐魯而南圍鄭反之彈荒朱圍運與劉人厥滅濮
 大破荆人返為魏土之盟遂城魏魏之義我舉而人有政所以
 察者無他故善物從孤操之謀顯類顯類之符也
 夫痲疽之病也非刺骨則煩心不可文也非如是不能使人
 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亂臣有必重人重人有必人主所
 其非如是不能聽察知而扶亂臣有必重人重人有必人主所
 其親愛也人主所其親愛也者其同堅曰夫以布木之質欲
 以離人主之堅白漸受是以離左辭欲右離背自是身以死而從
 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第十三
 五千八百六十八

前公在位而重而謀嚴厚欲而殺民由成而殺民
有厚則公亦厚民為湯馬不見其民而民成以仁厚為國
也如斯則一日造父為齊王駟駕以湯服馬百日而服成
服或謂駟駕一日造父為齊王駟駕以湯服馬百日而服成
而造父不能執造父以湯服馬矣今馬見也擊而走造父
父不能治令國公之法禁其家矣而田成相利之畏田成相
懼田成而示湯民也一日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田成
擊牙而亡且殺宋驥而兩之輪中逐引而却之馬捲逐射而發
之箭逐出於室中身退而却突不能進前也馬射而走步不能
正也日司然子季期宋君曰度寬賜子者民之所好也君自
行謀則殺賊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民執細民而謀大
臣吾曰與子季期交居巷年民知教注之命制於子季也故一
國轉善其子季初宋君而年其政法不能非也故曰子季為出
流而田成常為國池也今王長造父共車人操邊帶而入門
閭望必欲而道不至也今田成威執其殺人無益而揮則音
必敗而不遂矣

一漆昭王有病百姓望言平而安為王漆公孫逐出見之入質
王曰百姓乃望里言乎為王漆王使人問之果有之曰臣言之
人某甲也夫非今而擅濟是愛妾母人必受辱人害人亦
且叱法而心與之相維有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之道也不如
人罰甲而後逐逐逐逐日秦東至病百姓為之積病愈故生漆濟
即中間也孫逐出見之曰非社稷之時也遂自秦歸而兩社
逐而問之百姓街出見之曰非社稷之時也遂自秦歸而兩社
街逐見王拜質曰適竟拜矣王喜曰何謂也對曰非其民未
至為之漆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積病愈故生漆濟其臣猶以王
為過也非也王曰使人問之何思為之漆其里正並佐老也一甲

錄非子 卷十四

楚王

楚王問過公孫得賜不敢言者故自王欲酒樂問過公孫孫
謂王曰前時臣為王為過竟非直政故之竟病且其民
未至為之漆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積病愈故生漆濟其
里正並佐老也一甲臣為受之不用也故不知於此彼民之
所以為我用者非以言受之為我用者也言勢之為我用者
也言過勢與民相收若是言過不受而民固不為我用也故遂
絕受道也

秦大饑慮侯捕曰五花之節者謂草上諸蔬菜果麥粟也
活民請殺之賜粟至曰吾奉法使民有功而受賞亦罪而受誅
今發五花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
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花而亂不如王使民而治一
日今發五花之蔬草果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俱取
也夫生而殺之如死而治夫夫其權之因請教止子田幸曰欲
利而身先利而君殺民而家先富而國一日曰請教其子田幸
曰王官官對臣言智勿欲自恃也持人

公依休相魚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八俄子不受其爭
謀曰夫吾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取
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稱枉於法枉於法則竟於相
相嗜有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不能自給魚則無受魚而
不免於相嗜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未得人不如自恃也明
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三子之相然然而而而而
為齊使使空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也對曰必不稱善於齊王而
何也對曰昔相公之齊王亦何如也對曰必不稱善於齊王而
御婦人日遊於市公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固益大信于
之子之聞之使人道齊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日蘇代為
秦使魏見蘇秦之則必不稱善而還言賜之不出於見也

說

王乃與齊王曰齊王何若是受賂也則辭必王乎蘇代曰
 故空不取安得王哉蘇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也王曰其
 三何也曰有來稱公受命仲置以爲仲內事理焉外事斷
 焉舉國而歸之故一臣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
 知其亡也蘇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
 而聽子之滿書謂聖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賢野
 者以其環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也則是先有讓許由之名
 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取也則是王有
 讓子之名而與竟同行也於燕王國舉國屬之子之大聖
 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稱傳天下於益而人曰相與
 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聖而用子之亦益也王
 因敗更聖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天人之所
 以鏡照者謂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
 之所以自焚者皆貴也士徒也今嚴院之士徒皆私門之舍
 人也是何也齊韓之資在子之也故其章曰人主不得擅愛人
 伴愛人不得擅愛也伴皆人不得復愛也一日燕王欲傳國於
 子之也問之滿書對曰高矣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得人焉
 更及老而以所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君
 也巴而得與聖受文益而奪之天下是為名傳天下於益而實
 今皆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更
 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為名傳之而實今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
 聖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曰權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操者共家
 而說者人若乃借其振而外其勢乎兵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

說

可憐愛人一日不可復惜不可以伴增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
 伴增伴愛之微見則彼者同其而毀者之雖有明生不能復收
 而況於以說借人左右
 趙王遊於國中左右以竟其處而觀細細粉然理其眼以
 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
 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
 人殺者而王不扶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雍周行人拜之曰
 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則稱諸侯衛君乃自更曰諸侯而
 侯內之仲丘聞之曰遠哉禁禁備虛名不以個人況實事乎
 曰擇木有一攝其葉則勞而不拘左右拊其本而葉偏搖矣
 則水眼淵而操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網不一
 一攝萬目而獲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網而思已費矣夫故君者民
 之本網者也故聖人必治更不治民也人雖多而君一人也
 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操得有子父乘車
 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子馬父子推車請造父
 以我推車造父國收器概而寄載之操其子之乘乃始
 拾摩持策末之用也而馬驚其勢添造父而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僕且寄其有處於人者有
 前而助之也故國若君之車也勢若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
 則勢不危則物不危也 有術以御之身處侯樂之地又魏帝
 王之功也
 權者所以平大者也權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
 所以平不更矯不直也

卒拙之用齊也。班固王之弱李充之用趙也。彼發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其根柢務。或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日入。奔別。得。則。不。願。入。趙。則。獨。歸。李。充。高。不。願。趙。士。故。曰。人主有不操術。則。賊。身。無。處。避。名。曰。曰。照。公。獨。矣。有。曰。終。無。之。計。王。不。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更。之。故。邪。得。失。也。王。曰。吾。曰。學。問。之。師。請。求。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曰。墨。令。官。具。押。券。斗。石。券。升。之。計。王。自。聽。計。不。勝。聽。能。矣。後。復。坐。不。得。果。食。矣。曰。嬰。僕。謂。曰。臣。臣。所。於。哉。曰。臣。不。敢。聽。命。焉。等。也。王。以。夕。聽。之。則。君。臣。有。為。勸。矣。王。曰。昔。而。王。已。聽。矣。吏。使。魯。刀。刺。其。軀。券。斗。石。之。計。王。自。聽。之。則。乃。始。生。曰。武。靈。王。使。魯。刀。在。臥。李。充。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教。之。柄。故。劫。於。李。充。

五。楚。卿。子。引。禁。止。高。梁。而。不。能。支。莊。即。臨。而。欲。前。者。止。後。者。趨。擊。乃。上。使。楚。郵。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軍。而。不。上。也。今。身。不。至。楚。若。而。軍。以。上。者。有。所。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我。者。吏。請。精。吏。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於。上。若。輕。則。利。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美。並。以。期。趙。簡。主。曰。君。之。國。中。他。願。主。欣。然。而。喜。曰。何。如。其。對。曰。府。庫。空。虛。矣。一。日。假。金。幾。於。下。故。而。不。敢。更。言。矣。

齊。桓。公。微。服。以。迎。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食。之。備。米。及。桓。公。給。以。食。管。仲。曰。高。猶。有。臣。者。之。財。則。人。以。賦。宮。中。有。怨。女。則。民。無。異。桓。公。曰。吾。乃。為。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民。曰。十。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庶。門。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良。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庶。門。家。迫。行。年。七。十。夫。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

財。別。民。臣。必。置。之。於。下。宮。中。有。疑。矣。別。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今。於。宮。中。女。子。未。嘗。知。出。嫁。之。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棄。夫。

延。陵。季。子。乘。金。龍。把。之。乘。金。龍。在。刑。自。始。也。錯。在。後。也。馬。欲。進。則。狗。禁。之。欲。退。則。狗。鎖。之。馬。固。幸。出。沒。險。而。為。之。流。涕。曰。吾。之。治。人。亦。然。矣。夫。夫。貴。所以。初。之。而。殺。存。馬。則。所以。禁。之。而。喪。如。馬。中。立。而。不。知。曰。狗。禁。則。不。得。進。狗。鎖。則。此。亦。聖。人。之。所。為。也。一。日。延。陵。季。子。乘。金。龍。遊。楚。之。乘。金。龍。則。則。有。錯。錯。後。則。利。錯。錯。進。則。引。之。退。則。牽。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遲。遲。而。速。因。下。抽。刀。而。刺。其。此。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奚。所以。進。之。也。錯。錯。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錯。錯。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海。也。受。以。其。不。遠。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舉。之。以。其。不。聽。然。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也。

韓非子 卷第十四

韓非子卷第十五

韓非子卷第十五

韓非子卷第十五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而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吾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衆神言子不厭信，信則神可與，神可與則戰陣之固不厭詐，偽則神不可與也。君其非之而已。」文公聽舅犯而召莊季子而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吾之奈何？」莊季子對曰：「臣聞之，衆神言子不厭信，信則神可與，神可與則戰陣之固不厭詐，偽則神不可與也。君其非之而已。」文公聽莊季子而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吾之奈何？」莊季子對曰：「臣聞之，衆神言子不厭信，信則神可與，神可與則戰陣之固不厭詐，偽則神不可與也。君其非之而已。」

力力

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說者於此，豈必曰出於非信，而後有信歟？之謂也。舅犯謂有者，信有感於彼，舅犯有二功，而後論其子無二焉，而先言文公之信，不亦宜乎？仲尼不知愛也，仲尼不知信也。

歷山之牧者，往時在晉焉。某年，則顯正，則顯其阿之遺者，晉收而歸之也。某往為焉，某年，則顯其阿之遺者，晉收而歸之也。某往為焉，某年，則顯其阿之遺者，晉收而歸之也。

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何者？曰：力也。昔者，夫在其人曰：「亮焉，天子架則待尼之，彼有奈何？」則曰：「人朝則聖人明察在上，位時故天下無不歸也。今耕漁不事，則釋也。德又何德而化？德則聖人明察聖則去，聖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謂諸侯者，亦有或曰：「子之牙，能信也。又舉其子曰：吾子之利，於物無不隨也。或曰：「子之牙，能信也。又舉其子曰：吾子之利，於物無不隨也。或曰：「子之牙，能信也。又舉其子曰：吾子之利，於物無不隨也。」

相

相

相

子安能愛君君好而好臣刀自當以治向人痛莫不愛其身身且其
愛安能愛者聞開旁事若士李齊衛之別不數日行若其母又
宣不歸其母下安能愛君臣聞之將傷而不長其處不久則歸矣
也則君者此三子也皆曾於祀而後行及而後死出戶不葬
或以不愛其君者臣聞之君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君曰臣有
愛死乃為其主者臣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君曰不愛其身死力
安能愛君是君子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死力為其君臣若其將
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而死預公也豈管仲死於刑也若其將
之故矣明主之道不若彼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勸之
果功於臣而不求於上則君臣之樂也雖有陛下亦必君君
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簪履以與臣布君臣之階非父子之
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臣曰君有過則臣盡力而矣不生無
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故管仲非明此度數於預公也使去
臣刀堅刀不至非絕妾之道也且相公所以身死於流出口
不能葬者臣重也臣重之責擢主也而擢主之臣則君今不下
定臣葬不主道一人之力能備君臣之關使掌故不聞禍福不
通故有不葬之意也明主之道一人不葬官不葬事畢
不待葬而進輸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亦道幸臣稱慶
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君不特於前實則不葬
於後可謂愛君矣君不葬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預
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道矣

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道矣
愛安能愛者聞開旁事若士李齊衛之別不數日行若其母又
宣不歸其母下安能愛君臣聞之將傷而不長其處不久則歸矣
也則君者此三子也皆曾於祀而後行及而後死出戶不葬
或以不愛其君者臣聞之君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君曰臣有
愛死乃為其主者臣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君曰不愛其身死力
安能愛君是君子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死力為其君臣若其將
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而死預公也豈管仲死於刑也若其將
之故矣明主之道不若彼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勸之
果功於臣而不求於上則君臣之樂也雖有陛下亦必君君
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簪履以與臣布君臣之階非父子之
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臣曰君有過則臣盡力而矣不生無
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故管仲非明此度數於預公也使去
臣刀堅刀不至非絕妾之道也且相公所以身死於流出口
不能葬者臣重也臣重之責擢主也而擢主之臣則君今不下
定臣葬不主道一人之力能備君臣之關使掌故不聞禍福不
通故有不葬之意也明主之道一人不葬官不葬事畢
不待葬而進輸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亦道幸臣稱慶
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君不特於前實則不葬
於後可謂愛君矣君不葬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預
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道矣

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道矣
愛安能愛者聞開旁事若士李齊衛之別不數日行若其母又
宣不歸其母下安能愛君臣聞之將傷而不長其處不久則歸矣
也則君者此三子也皆曾於祀而後行及而後死出戶不葬
或以不愛其君者臣聞之君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君曰臣有
愛死乃為其主者臣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君曰不愛其身死力
安能愛君是君子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死力為其君臣若其將
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而死預公也豈管仲死於刑也若其將
之故矣明主之道不若彼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勸之
果功於臣而不求於上則君臣之樂也雖有陛下亦必君君
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簪履以與臣布君臣之階非父子之
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臣曰君有過則臣盡力而矣不生無
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故管仲非明此度數於預公也使去
臣刀堅刀不至非絕妾之道也且相公所以身死於流出口
不能葬者臣重也臣重之責擢主也而擢主之臣則君今不下
定臣葬不主道一人之力能備君臣之關使掌故不聞禍福不
通故有不葬之意也明主之道一人不葬官不葬事畢
不待葬而進輸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亦道幸臣稱慶
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君不特於前實則不葬
於後可謂愛君矣君不葬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預
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道矣

穆非子 卷十五

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哉哉君子實入而天下為人臣
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吾實矣夫善實罰者百臣不敢侵職率臣不
敢失禮上彼其法而下無益非之如此則可謂吾實矣夫使
君子於吾高也今不行禁上其是妻于無國吾實則君也而誰
與爭哉今妻于於吾陽也知氏深之曰意生龜而民益反心是
君臣視也妻于有君臣親之澤無公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僂
之臣是妻于罰也為人臣者妻妾而有功則實公誅僅不驕而
而妻于賞之是夫賞也雖有罪而不罰則明主實不加於無功
罰不加於無罪今妻于不誅驕僂之臣而實無功之赫安矣
子之言實也故曰仲尼不知善實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酒乃噴飲曰吾樂與人君惟其言而飲
之遂師睡侍坐於前發探之公故莊而避琴燿於屋公曰
師無撞師曠自今者有小人言於別者故撞之公曰毋人也師
曠曰豈以是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
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師曠失臣澧夫非其行而誅其身之於臣
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壞亦聽則違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
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說而行人主之誅樂暴而輕其體
是逆上下之禮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
不諫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
而舉而視其體輕嚴父不如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不
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信其失師曠之行不可明也復其禮
臣舉輕而師曠君之道不可謂不明此為明也故曰平公失君
道師曠亦自獲矣

七五

兩用則學事而外重則專制而劫裁今留無行以現上使
其主去而用一是不有西河鄆郭之憂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
吳桓桓未有言以知也

雜二第廿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近市請從于家稼章之園晏子再拜而
辭曰臣聞古者有制而朝祭越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
習而無實賢乎是時景公欲與晏子對曰臣聞古者有制而
曰何故對曰刑多則景公道也然使臣也曰晏子又言景公
曰晏子之言請罪其戒也欲使解以此多刑也刑多則國少
刑少則國多此此不察治之德也夫刑當無多不備而少
以刑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意尚不盡令長
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茂不亦妄乎夫惜獄者才若夫
惠遠張者備良民令錄刑罰行寬惠其利故罪而害善人也
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相公飲酒辭道其冠恥之曰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
也公故其不靈之以故公曰故其善因發倉田賜其躬論
圍圍出濟罪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子或曰管仲
管相公之恥於小人而生相公之恥於君子矣使相公發倉
而賜貧窮發田而濟罪非義也亦可以言恥也而義也
相公相承項遺冠而後行之則是相公行義非為遺冠也其
當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發倉田而
賜貧窮發田而濟罪無功也論圍圍而出濟罪者是不殊過也亦
無功則民偷幸而安於上雖曰不殊過則民不德而勿為
非此腐之卒也安可以言恥哉

韓非子 卷十五

說
美之也
面之地赤張之園方千里以請解地略之刑天下皆托仲尼
之曰仁哉文王程千里之園而請解地略之刑君哉文王出千
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辭
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於於者以其不
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對以其天得人心而惡之
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救也固其所以擇措固於美里也
耶長者有言禮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
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相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振臣之
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吾制制管仲者無事則管仲輔佐地服用
吾能經巧而地服不成若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若何力之
有師曠攻其而文王公曰大師樂武也師曠對曰臣若何力之
對也凡為人自有補地爭和五味而進之若君若食與政強
之也臣請擊之若君壞地也臣若草木也必壞地美然後草木
碩大亦若之方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言為備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
者也非若君之力也又非若君之力也昔者管仲之可在侯傳百
為在魯日二臣之智言中事故仲曠曠曠皆在魯何此此有臣
而無其君者且其委其處於于而亡其君而秦霸非美矣故對於
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無臣也此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
相公宮中一市而聞也二一而聞也而御人傳管仲為五伯
長矣管仲得堅刃而身死其地出戶不能以為罪臣之力也且
不以管仲為弱以為強之力也且不以堅刃為弱管仲管仲文
王以管仲女而之歸也把極地其使臣言國故相公管仲管仲文
公男犯君朝而師曠曰君之力也不亦美矣五霸所以能成功

七七

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也故曰叔向師曠之對晉備辭也
齊相公之時晉登至有司請相公曰君命分省王師明也
而備矣曰易試為君一日仲父之曰仲父難繼相公曰吾
聞君之勞於齊人休於使人言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
何者不易乎哉

車

針

或曰相公之所應使亦君者之言也相公以君人為勞於齊
人何者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筆滿百里奚自以為虜于魏
處所尊也等所重也愛者尊而接君上賢者尊也尊也則
君人者無道賢而已矣余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
所爵祿所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不自至者令者美其勞也
使人又非所使也人主難使人必度量其所以刑名矣之以事
還於法則行不過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
故曰以度為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身休載索人不務使人
不然而相公曰勞於齊人使於使人者不然而相公得賢
相賢仲不非其君而歸相公勉故輕官讓能而任之相公得賢
仲又不難明矣已得賢仲之後莫運易哉官仲非周公且周
公且假為天子七年成王莊檢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
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吾而不事其隨背死者而事
其帥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
奪其君國矣管仲會仲會仲之計也難殺相公而不能其君死而
巨相公管仲之取會非周公且夫不可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
為湯武矣射之臣也樂射非亂湯武矣之相公以易居其上且
見以榮射之行居湯武之上相公危矣若使使仲不肯人也是以
為田常曰田常之臣也我欺其君相公以易居其上也是以
聞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相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以明矣
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榮射之危為田常有

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相公矣易易若使相公之任管仲必
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雖然知不欺主之臣今相公
以任管仲之專信臣父易牙而流其子而作死相公不知
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巨故曰相公聞主
李究治中山苦陞令甘而人多李究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
於表胡之罪言峭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罪賢君
子不聽德言不受能賢之婦免矣

笑

或曰李之設辯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表者謂之罪言辯
在言有說在聽者謂之罪聽者也所謂不度於表者謂聽者必謂
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人無其說不能度之表也君
子度之表必不肯從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表者必不
誠之言也入多之為非能賢也亦可速行也李之之說非表非使
至於計其是道也無辭以知而入多入多者權也權則權入
辭柔阿容事權除陽之和種樹師四時之適無甲子晚之災寒溫
之災則入多不以功功大功不功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
辨最精人力於職無則人多務於為矣之理察於土地之五六
不尚遠五穀殖則多明於權計密於地形舟車機巧之利用力
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發者無害商
之外貨留者於財用節於衣食富家聚財則於費用不事死
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夫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天
而有豐年之功則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
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則國之寔皆歸於野害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人擗盾立於矢石之末及輪射擊也
趙簡子之衛之士不起簡子投楫曰鳥乎吾之數射也行人獨
過免臂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君者能取能昔
者吾先君獻公與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

不

下

獻公患之即往淫所暴亂身望女秦人來侵去降十七里亦
 是人之用也即文公投之圍衝取郭城獲之獻五鼓別亦
 取章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言三耳益弊也周
 子乃去插格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棄之戰大勝簡子曰與
 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場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就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獻文公以此人是
 霸未死所以用人也故雖取以填城而味也簡子未可以速去
 魯格也嚴親在圍格犯矢至子之所愛也特好所親也
 全若子受親百數之一也也故雖取以填城而味也簡子未可以速去
 人尚可觀是以百接之子於上皆善孝子之愛親也其行人之
 証也故雖取以填城而味也簡子未可以速去
 而信人輕故矣刑重而必失人不北矣長行拘上數百不失
 喜利與罪人莫不將來者若心不寒不怨之數而道子自
 失人之行人未知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第十五

韓非子 卷十六

韓非子卷第十六

韓非子卷第十六

韓非子卷第十六

切

下

魯得公問於子思曰吾聞履歷之子不孝子行其孝子思對
 曰君子常聞以常德善以親民老天適行是如人之刑讓也
 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思履歷伯人見龍圖天子履歷伯對曰其
 過三管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乎明君求善而賞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啻乎明君求善而賞也
 而而季之其相也也故以吾聞之者以說吾聞於上者也
 吾聞之者以惡吾聞於上者也此言實善乎所力也
 不以吾聞身置於上而此周於吾者也此言實善乎所力也
 今子思不以過聞而授公貴之厲伯以惡聞而授公職之人情
 皆善貴而惡職故季氏之亂成而不止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
 且此士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祥公獨美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子人拔功之蒲城拔斯其孫文公孫君使公
 即位又使功之重實不得也及文公臣國拔求見公曰蒲城之
 役君令一伯而汝即至是實實之難若八令而汝一伯何其速
 也拔對曰君令不除君之惡恐不堪滿人君人余何有焉
 君之勿謂也今公即位其無滿君乎且相公置射納而相
 管信君乃現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五乎相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納之惡
 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新法之罪相公文公能容子尚也
 後世之君明不如此後世之臣賢不如此不忠之臣以事
 不明之君若不知則有慈愛於子乎因會乎說知之則以管
 仲寺人自解若必不決而自以為者指文之德是巨權而明不
 能竭多微之實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難血後嗣不亦可乎且乎

七九

人之言也直歸其理君令而不聽者則是其於君也死若後生臣不視而復為貞則雖死無益今惠公朝享而暴事文公寺人之不取何如人有故相公處有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相公不能對以善言皆皆辭曰一難也近使而遠去二難也去其國而對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相公曰吾不難也去其國太子或曰管仲之射殺不得也去之用不在近遠而難使使國人士之所與然也則近使而遠去而以治非其類若也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恃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認遠志而勇能攻攻攻今韓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夫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類若也甚哉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驪商臣作難遂殺太子公子辛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及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時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三難學早難無相難也大臣曉置太子可也然則時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亦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賈至不使二三難也愛身不使危正通也奇難巨而不敵謂君此則可謂三難也孫公子高聞政於仲尼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寡公聞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遠賈齊孫公聞政於仲尼尼曰政在財財三公出子貞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齊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公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賈齊有大臣三人外障距指侯四鄰之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食者必置矣三臣也故曰政在遠賈齊齊公棄難門為路徑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國故曰政在財

韓非子 卷十六

所以敗也法微而亂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信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足也子紹業公之明而使之叛近而來遠是舍君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也民非能禁君者也夫民之與王之強也奔從而充也而充天下夫有人無許以詐下恃為強而不失其民不亦愈乎明君見民之於此故民無大罪行小罪於此故民無大罪此謂國處於其所為也大有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厚君力之所致也而罪者必誅誅者不嚴上罪之所生也民知其罰之嗜起於身也故振功利於聖明之賜於君本上下皆有此言太上之民無哉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托以相近來遠亦不可合已哀公有臣外障罪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致之以違賢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也子曾獻子之而非孫卿扶身死為魯夫差智本李裕而恩子賢故滅於越魯君不給賢而說以選賢使哀公有夫差差等之意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舉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君之於功故魯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矣勞於選賢賢公以百乘之要碼而說以節則其使哀公公僻能智之侈而能國於方千里而相公以其半自表是傷於貧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無於下而自禁首謂之亂不自謂者謂之強明君使人無功以詐而下者禁力盡於君歸利於上君必聞聞者必賞賞者必知上者必探探者必盡盡於方公民主力於家必百聞聞於上則後後倍景公非國之意也解解之結則然則賢之以節

則非其急者也夫約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知下明則善於微則安無積矣蓋謂則曰下則曰則則公私
外公私分別則重微則則無外障距而比周是知下明則
無患知下之謂也
孫子產處出適東庭之聞聞婦人之哭掩其袖之手而聽之有
聞遠更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去者也異日其聞曰去子何以
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
死而哀今哭已死而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疾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士乎然則必必有資待耳目之所
及而後知之則鄙國之得政者善矣不在典成之吏其輕也
雖不察乎在之政不明度實情善聰明勞智慮而以知意不亦
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安得不勝其智不足以備知故則因
物以治物雖以備知而治其下察而上毋寡不勝衆有言若
不用而欲無故宋人語曰雀過丹必得之則罪淫矣相
賦曰賦賦以天下高之舉則在不失矣夫知意亦有大國不
失其而已矣不備其理而以己之資察衆之弓矢則子產在
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泰晤王問於左右曰今時號魏魏強強在右對曰弱於始也
今之如耳魏魏魏與東之主常若知對曰不及也王曰五帝三
卯強強魏魏魏無主常若人何也左右對曰其能中朝推暴而對
曰王之於天下過矣夫六言之時知曰最嚴誠能犯中而後舉
魏之兵以伐越過以管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出魏國子師
魏原子為魏家如伯曰知言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否乃令知
之汾水可以灌安邑之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尉魏原子座子

韓非子 卷十六

主 王
與管子之足用足接乎車上而可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韓
陽未若知氏韓魏魏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附
及之時弱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在右中期之對
也有過凡明王之治國也在其勢勢不可奪則雖強天下無奈
何也而況五帝若外韓魏魏能奈何其對可也則不及如耳
魏齊又韓魏魏能奈何然則告異不投不自情而已矣矣聞乎
曰恃其不可侵強與弱若其韓魏馬夫不自情而問其甚深何也
其不投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問
也知伯無從從韓魏魏而圍以水流淡其國此知伯之所以
困也而身死頭為飯狂之故也今昭王乃問魏魏強其畏有
水人之慮乎魏有左右非韓魏之君子也也有附足之書乎中
期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問官琴琴琴琴不調弄不明中
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也中期善承其在未據昭王
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不及則可矣
其曰甚然則彼也申子曰治不測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
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在右中期之對言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服見其不可惡之有形實則信於所見
知所不見其敢為之子見其可說之無說彼見其不可惡之無
形實則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侯父之所漸也聖德備衆使之所便也觀人
之所爾非行情也且見大有巨下之謂為節也野強廷所見巨
下之跡盛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隱遠也見隱德而待之以
親歸行安言前不亦樂乎
管子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言於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滿言室滿室滿言室滿室滿食之
言也夫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繩墨之園籍

八二

故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戴之於官中以爲蔽端
而齊御者臣者也其法莫如顯而術不效見是以明王言法則
聞而不效莫不聞知也不獨爾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不
聞之不得滿室而管子德曰言於堂滿室言於外滿外言於術
之可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子聘於魯公孫赤益執孫子趨進曰衛侯之命寡君
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等罪甚矣孫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
後君過而不後亡之季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其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
齊晉臣而伐君者殺亡則其湯武不王晉齊不王也孫子君於
衛而後不臣於魯臣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今存亡於
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容魯不得燕齊大夫而衛君
之明不知不後之臣孫子雖有是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
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王之寵分也臣能存君者以得相跨也故非其分而取
者非其之所算也歸其外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築城山之
於於水比干之心而天下踴躍身爲名武身爲勇而海內服
越國是山四外懼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
非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
行其所以與也則義而逆德也則義則事可取也則德則
德之所以與也賊之不容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絕而接齊宣公禮之魏太子魏曰不可陽
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令魯陽虎攻季孫而齊
大於魯陽虎所以盜非也魯公乃曰陽虎攻魯曰今魯家世子

法
法

不仁人之惠利甚也相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
也臣主聞非兄弟之親也知殺之功則萬乘者五大利則耕
臣則非陽虎也事以微巧而強也強也羣臣之未起也其備
未且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下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備
於天下以欲攻上是臨而拙也不使景公知謀於拙者文
子之攻反也臣之忠非在君所行也君明而蔽則羣臣皆備
而闇則羣臣非知微之精明無救故之謂羣不知承之巧臣而
其高之威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自兵難求而善高臣親父親子孫子
爭而魯相執兄五伯寡人而以相伴人則是皆無與也直君
明而微則羣臣皆陽虎爲亂救亂之臣而夫六君而不扶是浮
爲亂也君明則扶陽虎之可以強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
漸侯以國爲親君親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故之實也則
非陽虎而使羣臣忠也未知微之巧臣而蔽亂之預其於
未然而不扶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孫子之蔽亂以威羣臣之
有微心者而可以得季至救故之親鮑文之托何以爲反

鮑伯將以高運驅爲齊昭公憂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
殺已也至卯執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
圍曰高伯其爲殺乎猶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成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親也惡
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聽惡之徒固也則惡
惡則臣罪輕舉以行責別人王臣故重受受故衛險而不殊
故權節作難貪食之謀甚惡而而子孫故我殺君君子率
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夫其明也而不行殊焉以至於此
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救也人若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也不足
於斷制令昭公見惡指罪而後從罪猶令階禮也後幸故

五

不免於殺是國公之報惡不害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株殺小罪大株小罪也者報之至也報之意
故非在所以誅之以降之殺也豈以有厲公流三和而樂中行
則難斷子都殺伯嚭而食鼎起話呈王許子齊而趙句踐成霸
則衛侯之逐卿盡之獄不以指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死也以
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以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
逆人心難懸受其失未立有罪即使之殺伯嚭而誅齊莊明之
所以誅也君行之巨福有後患况為臣而行之君子誅既不當
而以差為心是與天下有難也則難為我不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衛侯有見公者曰臣之妻淫矣
公曰淫者管見淫者為見公也公笑曰吾聞人主者愛見自愛
為見其人而愛見淫者為見公也公笑曰吾聞人主者愛見自愛
人君兼歸一國一人不能重也哉請見人主而譽日也夫衛一
人場馬則後人必無從見矣或者一人場君邪則臣雖善寬亦
可乎公曰君遠去雖鍾選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係儲善假於慶以見主道矣然衛公不知孫儒之言也去
雅阻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有是主所愛而用所賢也言子都
賢處建而壘馬彌子會賢于之而置馬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
竟使人場已也不肖者物主不足以言明今不知知而使
賢者場主已則賢矣

或曰臣聞管文王至治也湯補維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
以美言善言為味也無德無信無禮無義之非正味也而二賢尊之
所味不必賢也非賢而味用之則愛管文王之非正味也而二賢尊之
與用所愛也非味也非賢而味用之則愛管文王之非正味也而二賢尊之
則賢而事相反也燕會鐘琴所飲而國於國所愛物非正味也
則係儲之味可見也君置而不如其非也已見之彼而知其非

也故選重臣是知知之也日不知知而使賢者場已則安危而
今以知矣則雖場已安不危矣

韓非子卷第十六

之不能治三家夫魯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甚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法不而能有不活今待勞勞賢乃治而世之民果猶待梁內而後能之哉也夫曰良馬則車乘獲御之則爲人矣子良御之則曰取乎十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賢人之言海者若以救中國之溺人善遊矣而溺者不須矣夫待古之王良以取今之馬亦猶猶人救溺之拯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連連致遠可也則必使危獲可日致也何以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危獲取之治非使亮堂也則必使榮紉前之此味非飽密也必言榮學短也此則積弊累弊難理夫而季謂也夫美可以難夫道理之言子載言法未及此論也

問辯四十一

或問曰辨安在子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之不明因生辨也何哉對曰明王之國今者言最貴者也法有節最適者也言無正其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輒於法令者非禁若其無法今則有以推諉應變生利執事者上安采其言而實其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思善非而有惑智有無以以此所以無辨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頓漸其法而將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故有也夫砥礪殺失而以法其其端未嘗不中故是也然而不可謂言射者無常儀的也故五十步之遠非無常則不能致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非違者以五寸之遠非無常則不能致中我其爲法今應言既行不以公用爲之的故言雖至從行雖至堅則妄法之說也是以亂世之難言也以辯知爲然則辨文爲辨其視非也以雜草爲賢以犯土爲抗人主者說辨察之言

韓非子 卷十七

韓非子

軍賊託之行故夫詐術者又入立取舍之行別辨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有容而耕戰之士富無厚之調章而富今之法自故曰上不明則辨生焉

問辯第四十二

徐梁問曰地曰臣聞管子說天下而過聖人不見功而按上令陽成美梁明將也而指於毛伯公孫向聖朝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填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秦將宋毋忌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一君者雖於聲調眩乎期說不伐於之值不歸乎州部故有安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元伯之說州部之開蓋明主之備哉

室給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解讓之術也陰行謀智速之選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難河以故

之所聞先生術同是不用矣起而別亂本行而君而高而離二子之言已當矣然則吳起支離而商君則者不處世過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思禍不可作也夫會乎全運之道而致于危殆之行爲者非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納賢民萌之度甚甚未易也蓋所以廢先生之教而行國臣之所取有僞以爲其術故度數所以利民明使衆展其道也故不憚就主聞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士賢利者仁智之行也極亂上聞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言知明而身民萌多欲與夫科身者貪利之爲也臣不足聞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中不害法殺此一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理也人食十日則死大陳之陸不衣亦死謂之衣食雖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定法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

八五

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之柄，操君臣之能，有乎此法，而刑加乎彼，令者此臣之所歸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也。昔帝王之世也，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如？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昭侯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公則盡多，故利在法，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及前後，相勸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致臣，猶有所謂其稱矣，故北乃乘之，功於七年，而不至於窮，若則用術於上，法不勸飾於官之憲也，公孫鞅之治秦也，故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問其罪，官學而信刑重而安，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遂改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強，然無術以知憲，則以其高強也，管人臣而已矣，及孝公高若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改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樸侯殺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國也，封侯侯攻韓八年，成其攻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廢，韓之難也，故戰勝則大臣重，益地則則封，封立主與術以知微也，商君雖十節其法，人臣反用其舊，故葉強秦之實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勸飾於官，主與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用申子之術而循行商君之法，行申子法而盡於法也，申子其不謂官知者乎？不謂官知之言，謂也，可知而申不謂也，則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謂其明也，以一國耳聽，故謂其聰也，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復信矣，商君之法，日新二百有餘，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百者，經級，欲為官者，為百石

臣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官，臣則至不成，而高五已，臣者，而得也，臣爵者，功無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令治官者，而能也，今斬首者，勞力之所加，而治者，有智能，官是以斬首之功，為賢官，臣也，故曰：子之於法術，官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則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禁之法，大上當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主臣國者，有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士，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養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韓昭侯中日聞道於則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處氏有妾，愛雖世九氏，有孤男，三面有成駒，樂有俊侯，紂有崇侯，虎有俊施，此六人者，一國之臣也，也是知非官，非如是，何能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言，稱道往古，便食事，沮善，罷其主，以集精微，亂以其所好，此夫，即中左右之類者也，在君之世，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也，而利害相千刀也，故其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請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里旬矣，若夫，許由，繆子，昔伯陽，秦顯，顏頡，倫，倫，駘，不稱重，明並不識下，隨毀，毀，伯東，叔，實，此士人者，皆上見利，下不善，不稱重，不思或視之天下，而不取，有辜，辱之名，則不樂食，殺之利，夫利不重，上雖厚，實無以勸，嚴難不苦，嚴難則無以威之，此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一者，或伏死於臨，或死於死，或死於未成，或成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

奇

夜不

圖日

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飛海治葉申者予不此六人者皆受其害而歸以勝其若言勝事則其如歸徒之勢一言而不捷一事而不行則彼其主之聽者行則身歸徒死矣故聖人必躬其身而與不難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時不能及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謝曰臣天子李象至李象等皆獨如衛之而勤勤大宰欣其自公則臣茶燕于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明堂比周以幸其君隨正道而行私曲上偏君下亂治操外以掩內視下以蔽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王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若夫大臣受其困伊尹周公旦大公望皆仲阻朋百里奚秦穆公則越其困而獲其困遂同若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皆夙興夜寐躬身其職誠功有成功立事而不取俸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衣在出者而其身為整谷融清之理主上有明名焉若於國而身不難受也谷融清之學如此臣者則高屋之臣向可致功況於國明之主乎此明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濟之卿王孫中陳公孫寧之德行父荊子尹申支應少師越種干天玉孫頌晉陽成曲齊張乃易牙此十二人之為其臣也皆思自禍難皆法我進則檢敵貫良以陰關其至進則挽亂自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尚得一獲於王縱使國殺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則其君至王尚安身之而況辱之君其能知夫乎有臣如此者身死而國生焉天下笑哉周處公身殺而國分一節子陽身殺而國分焉更使身死若身死則國分焉死於社稷之下隨亡於社稷之非其宜至知之而乳主近之故至身死七日不置其則不若肉榮不鞋我來乘鞋樹是在焉然而求之非在焉徒而

韓非子卷十七

窮

到之是以窮矣遠進而致非其道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亮有母夫而歸有園則有五百園則有六百或五百有條五子之所株者皆父九子之親也而所殺之其身或成其家計何也以其君國傷民政法難也假其君幸致在山林牧豎深林之阻或在困憊縲紲之中或在剝其羽翼斃于車裂之事然明主不羞其恥也以其能為可以明法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前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佐以國故小之在卑地則大之國以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敢以廢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舉從而佐之衆之所非從而惰之故為人臣者明察察辨內讓察察察察被以約東從從從從以相固也虛相舉辭辭以相助也日與武者辭利之不與長者辭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故言則無利已忘忌則無害已衆歸而民留之以舉其盈於國故國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固以為賢彼又使強排之士外假為請侯之寵使假之以與焉信之以端節候之以舉其賢之以常舉使諸侯疑其主樹扶私而公議弱為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損一而罪同大者不難卑身而位以下之小者尚得重祿以親其主臣人者殺重而重與彌衆又有在邪之意則臣臣愈益其志臣士之所謂聖明王君者非長幼節也及以次序也以其善黨衆卷接傷上裁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死也固曰爵位高而禍深湯放桀武王伐桀此四王者人臣裁其君者也而天下皆之察四王之情合得之意也履其行果亂也然豈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謂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死足以臨天下利足以益天下彼之不知也自以今時之所聞則成子取齊子取宋太宰欣取鄭申氏取周易名取韓韓趙趙三子

八七

分晉此六人之欲其君者也亦臣以此履然舉耳以為是心故曰攝有據適外諸君後視時致爭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重與劫損其君外以諸侯之權強易其國隱故通持劫曲上恭君下按治者不可勝數也長何也則不明於操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天子國數十其臣損其君取國者家家安受爵祿之富內起理從外作者相半也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爵身法易位命家傳國最其病也為人王者當明於臣之所言則勞重矣馳騁擅鍾魯甘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言言雜節儉勤勞布衣庭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欲疾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華文夏浮淫夏長夜數日不廢御膳不能飲者以蕭滌其口進退不顧屢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無餘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樂欲使享國數十年兵不傾於敵國地不衡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然君子曾耶公樂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就數千善不安于女之舉不勝擅殺之若其外不謹以害民此外不羈弋同風文親操未精以飾威似子之者身以害民此其甚也然臣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勃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喻身死國亡尊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自奢至吝而主不知也為人王者自修用財貨賂以取賢者有務學賞賈予以發衆者有務勇業御智臣士以禮遇言有務節免故罪以事威者有務孝下而直士言皆備國備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貴也天下無主之所禁也此五者則禁非之人不敢此而敢立言多實行實而不法者不在箴箴以談說是以君子居則修身勸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操筆此聖王之所以任臣下也依

西面

差差

聖王明君不遇妖物以聞其臣也也妖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據適之子雖有據者之幸其有據者之臣巨有據主之寵此劫者國之所死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成政天子配適大臣擬主前之道也此周也曰無節並聖王聖王聖王無節則上無怪也四叛不叛則國身成國矣

說後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曰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足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得也而天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法所以為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而高爵高殺殺爵所以為賤賤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貧賤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厥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者世謂之重法法也而簡上不以勸民也而名殺不進在者世謂之烈士則謂所以搜厥也而輕法不辨刑殺死之罪者世謂之重法夫天之意也其甚矣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世謂之無罪無罪言身家之存亡下我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在非法道也嘗者其所以亂而戰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當與上之所為治相說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憚之能信用也言時謂之憂學法固聽令而謂之愚教士而謂之狂言時謂之中行中固謂之不肖三心我學吏權受殺教者則謂之隱難殺謂之正難子謂之庶難甚謂之賢者今不聽從謂之男無利於上謂之廢官故實德行德謂之仁厚自謂謂之長者私譽成謂謂之師使聞節安居謂之有思德遠利謂之疾險賊則反覆謂之

杖五

杖五

杖五

杖五

杖五

杖五

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類言汎受天下稱之聖言大率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入敗亂者不稱也若謂之傑下則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亂其近而不止也又後而尊之豈救下亂上以為治也凡所治也凡所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之所以有治也而後險險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後知傾覆者後令之所以行底之所以立者恭儉禮上而後若非世者顯倉庫之所以資者辨服之末揚也而恭儉禮上者非若世者名臣之所以成城也之所以廢者戰士也今死之取亂賊亡之道而後矣漢使之窮乘車衣綵曾蒙所以蓋民力勿下死也今取勝攻取上之勞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理上而不符凡巧言利辭行憲執以律備世有數節律法言名刑相當備憲法謀盜入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消滅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細而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進事狀歷稱其有威之門以避徑職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曰到宅所以戰士卒也而監頭頭來後雖謂身幸應野者皆受命受命而死而士卒也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獲田而食實利一從上出所善則下也而嚴介之士不得備而問官之士善則上以此為數名安得元罪任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全有心無私學及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戒其罪以救其體又彼而尊之用善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服者所以為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官女私私之門不待火而官名顯高信所以過處也而主權階近習士皆遊行百官主下用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舉不法行威利在下

韓非子 卷十七

則主重而大臣重矣夫立法者以廢私也法公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私義私德私法深慮大者非世經者惑下不恭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上有一心私學者為得無深慮私知詐與誹謗法今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賢者有私謂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意下有私欲聖智若輩造言作亂以非法措於上上不恭塞又從而尊之是救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愚者入類貴而富賢者顯名而居者入類貴而富是以上不聽下也

韓非子卷第十七

韓非子卷第十八

六及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六及第四十六

出故

畏死雖降比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貢生之士學道立方難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指幽卒知獨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劫攻殺暴欺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珠勇之士活賊匪惡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仁孝之士此六民者世也故除狗豕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秦國從全立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操履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命之民也嘉辱此耕稼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弱之民也世尊之民者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世尊之民者世也故也治民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調緩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故治之之謂六反布衣不備私利而舉之世王穉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譽之世主望於俗而賊之賊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實在乎私惡當羅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當賞之世常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司曰以捕治也雖有司其必必為之堅齊其之而忘長嚴之利不知檢者也

夫理理者有補於國者有為者為之故不強強欲強則身不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操與守父之澤而欲以行其禁下則愛有邪矣且父母之於子也差男則相有產女則教之此俱出父母之操推其男男子受負女子殺之者虛其後便付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

子也雖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在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勝於游息而強也故明不受也聖人之治也當於法律察察明罰則官法必於賞罰則刑罰不可則民間官官治則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之業成則大王之大利也人主操大利以聽治故其在官者當能共其賞罰則無私便士民明為盡力殺死則功功可立而爵祿可致矣然治而賞賞之澤成矣當賞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操大利以從君故其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稱王矣夫效法知則備心法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使輕於法隱避官吏可賤也懸百金於市雖不取也知則曾吏可致於幽隱也知則大盜不敢發金於市故明王之治國也最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借父父之令窮吏威震而民聽從嚴禁之策亦可法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受聞子於安利而不聽者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今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辱愛起于多故推愛也故有父薄愛教言于多善則敬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凍瘡之飢飢饑之患不怨衣食在者必是家也相權以衣食相忍以供樂天飢寒荒陳累則當負子者必是家也出法之高道則用法而長利之為道備而後教則大報其輕重出此大刑則治之相忍而子仁人之相讓也故學者之言皆曰輕此刑之術也凡賞罰之心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重之禁也恩深

註

九〇

刑者必益著者謂刑之反也反於所欲爲得無懲治者蓋恐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其甚有其宜必厚夫其惡亂其甚有其罪必重夫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法貴不自惡也蓋法者自出也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王之法操也治無所治所操地所操也者是以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者是盜治者盜賊也而操權者良民也欲治者妄疑於重刑名若夫原盜者非罪備賞也又劫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義棄是殺人刑傷民輕刑可以止盜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以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未必以重止矣是以重刑者而發蓋止盜盜止則此妄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蓋之刑利者如而上之所加焉皆有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盜止者也不所謂輕刑者蓋之刑利者大上之所加焉皆以小也民慕其利而微其罪故盜不止也故先聖有誓曰不踰於山而踰於堽山者大故人順之堽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刑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堽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政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者矣之項倍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安民賦賦當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子大亂此爲之取重財用固已受其罪則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以爲重財用固已足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學受之然而輕刑獨之亂也夫當家之受子財貨足用也財貨足用則輕刑用則倍奉親愛之則不忍不防備遠後秦則家貧弱恐則行其此致財用足而安厚輕

刑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隨於用力上偏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有神農也上治儒而行情者皆史也夫民之不與神農皆史亦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賢尊之故而不敢於全金者其謂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知老聃也故樂官在天下而不足於尊當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賢者人君足民不能足使爲君天子而禁未必爲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以均富當厚其爵秩以蓋賢能重其刑罰以禁惡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惡思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醒則暗者不知覺見而使之視聞而使之言則暗盲者猶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猶矣夫彼得立主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馬獲不可別也投之以鼎雖則能徒效養豕豕雖賢能之異也任之以事而愚者分矣故無術者得矣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辨身不任言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擡其高而尊賞之其不須辨而實明也不肖對而實辨也盲者不得聰明主聽其言必賞其用親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言豈不狡詐極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此人言私謂之不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弄官竊文謂之有榮也世通上謂之爲欲也爭廷今謂之則材行意取衆謂之得民不弄者史有欲也仁人者公財積也君子有民難使也有行有法制故也有依

者官職也而高者民不事也則君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
孤也此古者臣人之私譽人主之私取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臣大夫之私譽
毀人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臣大夫之私譽國之危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者立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
之所任非辨智則術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信也
差多其智則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實而為其私也
則君必敗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庸士者使斷事也庸士
者未智也為智者自國無其智以愚人之所信故任庸士者
為所禁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敗任庸則君事

亂此無術之意也明君之運取德義莫下於士士之於國以余聽
無門戶無能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實能而投算察
察而觀夫有為者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欺愚
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禁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於後行之不
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務求聖德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
不法雅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絕僅華自天下之所賢也視
厚未枯一紙也華再赴河雖不可以為辨戰之士故人士之
察智士盡其辨為人主之所尊能主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
用之辨其辨之功索固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辨智知利害

孔聖不辨其辨則何得為術者察初曾史而史不戰安則國
何利區區大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為養長不任而名顯此
私便也也又學而明法度察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若法以
道民也而又實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歟實功以勸民也而又
善行循則民之左利也情夫實文學以疑法善行循以實功察
則富強不可得也

策

說
主
社

措功取不遇有方截始始也
登陸周旋不連日中泰有徑有射倭不為強受超越千城距離
衛不若理死休養善人必於德中世至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
重信而備簡操固而不盡故有疏疏而推固者也唯如城也
咄咄焉古者人秦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謀故有強謀而時天

下者然則行操操高者而道推仁厚皆皆推也處多事之時
刑寡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夫爭之世而循操操之執非聖
人之治也故智者不棄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
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弊惟其難而事敗事成而有害據其
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有是也按十丈
之都數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衆操操其甲兵折挫去卒此傷
而負戰勝得地者出其小管計其大利也夫法者有善禁除者
備如因為人見其難固錄其美是無術也先聖有言曰現

有度而水有波我彼之無季之何此通權之言也足以說有
以立而曉於賢者言有辭批而息於有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
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事術者非負重而達利也若不能
負人多少無不能為人輕重夫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
國官不敢枉法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石
石也此其自有難者必知知者必法是以有過之主不求清潔
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法母之於弱子也安不可為前經法以然而弱子有悍行虎
之隨師有惡病使之重督不隨師則隨於刑不善察則敗於死
惡母雖愛無益於損刑殺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
君主之控案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不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
於富強則可以得故矣故法禁於法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察
其法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心計得於外無死虞之禍故存國

者非仁義也仁者善惡而輕財者也暴者易殺而易誅者也暴
思則不忍輕財則好惡心數則情心見於下焉夫則善則於
上不忍則罰多而故好惡則實多無功惟心見則怒其上焉
持則民將皆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非法偷幸而望於上
暴人在位則法令安而巨主乖民怒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
亡國者也

不能共美食而勤儉人飯不為能活饑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
助貧施官賜不能為富民者受學受有言也不持本作而好
末事如道虛聲以悅民此初假之說初假之說明主不受也
言約而知道法者而民於簡是以聖人之言必著論明主之
法必詳盡事盡慮備得大智智之所難也無思無慮覺言前
而責後切患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患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
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雖甘欲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審刑則野人輕君而重於陸尹矣
上下清濁而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暴君而重於樂正矣
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巨主輕君而重於寵人矣
人主不親視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人不食而不餓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
害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人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夫害
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隄鼠同威威全之家必不用其
當厚而與隄鼠同質有主之君豈人不能利惡人之能害索人欲
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且肆意陳說曰伏人主肆意陳說曰亂人巨輕上曰驕王主
輕上曰暴行理同實下受受上以得非人巨大得人主大上
明主之國有貴巨無巨者貴者爵守而辱大也重巨者言聽而
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選官拔級官將受功故有貴巨言不度行

八經第四十八

而有偏必誅故重重臣也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避賢就寡不可以用賢而用
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欲納以處勢故令行禁止務有威
生之制也勢者勝安之資也嚴賞無度則惰滑消行禁則無分
分是以明主以懷安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無分則
察智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巧其用人也
鬼不可欺之天則非詐聽聽鬼則不困困聽鬼則不勢行故嚴
逆而不違知逆詐下取則毀譽譽行而不求求毀譽下取則
賢則暴暴善之至者也常暴罰賢則暴善之至者也其謂賢
同罰賢實矣智厚使民利之舉莫如養廉長除暴暴莫如重使
民畏之舉莫如惡使民取之然後行其法禁禁於後發不害
功罪實罰必知之知之之道盡矣
因情曰收智

二力不敵表智不及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國雖不
明其智力敵而表其物勝揣之中則私勢之中則在過下君盡已
之能中君盡人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
會聽不一則後持於前後持於前則愚智不分人會則備豫
而不斷不斷則事變自取毋道道變之君就使使之調調
而怒是以言陳之曰必有法精結結者事發而驗結者功見
而謀成敗成敗有符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取則日任
其罪君人者令符獨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獨不親而況於慧
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收使人相用則君神則下盡下
盡下則臣上不困君而王道單矣
王道一日始智

參事

私之分割利害也茲乃無所乘亂之所生也主母后嬖子
 姓弟兄大巨顯賢行節如崩則主相也相如崩則主相也
 任吏有自主毋不效請隨隨德愛莫等后德不效分得下賤
 過不爭不效請隨隨德愛莫等后德不效分得下賤
 大臣不據節則不附請其當實行顯賢不視自有二國外內
 也外曰畏物節節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
 之萌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睦言節則外不結矣言
 節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結內不因則無空委委身
 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賢曰
 銀曰國親成事于賢也節操厚而必鎮也余在賢節固也賢者
 止於貧貧貪德化於強強節富於固恩不制則下大小小除則大
 球而名賢貪則節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欲食然而與其儲
 此謂除除蓋也賤曰說說曰易易功而實見非然而與其儲
 是能不泄其說不通而乃不用父兄賢良指出曰遊揚其意
 相欲多資信等之人近習曰抑賦其意發念疑辱之心在氣怒
 情卑而下發曰增亂其意撤去妄與之人起大巨兩重提衡而
 不防曰老禍其意家陰劫殺之難作賊易不自稱曰操賊其意
 欲夫能善之亂起北五要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事廢置
 之事上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
 實之外其故國治而亂則亂之道自增則起外若眩眩受則
 處尚若察

起亂一曰直起

向安伍道行官以其多操操以資先行參必操操在伍起不
 相則議上不思則相和拆之傷足以知多奪奪怒之前不及其敢
 犯德之勢其傷在臣而實莫也政母而國同言會其政必按
 之以地陳之以天賦之以物安之以人四附者符乃可以親矣

賞

私人以知其欲易稅以改其弊即見以得非常用以聽言近
 重官以權速使事往以表其前即見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
 程明以開所屬使使以絕其地御言以察所謀論反以得除
 故按以獨獨為舉請以親象初明視以携携過單以視其意
 空聞以通未見作嗣以散明堂深以散眾心泄置以易其處
 似類則令其冬陳通則明其固知解罪以示威除使時以省
 裏漸更以難通比下約以使其上相室約其廷自廷自約其官
 獨習其士約其軍吏壹使約其行介謀令約其辭吏約其去
 右而相約其官按此之謂條連之連言通實四約術不行
 立道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急是以善見則德愴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
 言陽塞而不通則害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下得一
 者上道也明主急行上下故茲無所失伍官連疎而節節實
 夫過謀上之於下之於下之於上亦然故上下貴職相授以法相
 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實有生之名為若者有賢之名有官
 罰之實實俱至故稱善必朋矣

本言

辨

六聽不奈則無以真下言不肯手用則邪說當言言之為物也
 以多信不慈之物十人六疑百金空于千人不可解也唯者言
 之疑辨者言之信慈之食上也取真子乘指信手辨而以朝信
 其私人主不譽空而待命余其其下也有道之主聽言審其
 用謀其功功深而賞則生高故無用之辨不留朝信者知不
 足以治職則故官收說大而秀則窮窮故空得而怒無故而
 當為抵抵而罪臣言必有報報實實用也故明堂之言不上聞
 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察辨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得
 賢明主之道已善則求其所約已惡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覺之

得

後以得毀譽公私之術表謀以故智故使君自取以避罪故
我之被也敗君之取也無則言於上以毀將然今符言以後以
知毀故語明王之道臣不得兩法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
其餘故語無道違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每法也法之息也上聞也上聞無度則官擅為官
擅為官者重無前則爵多爵多故官之當重也亂功之所生
也明王之道取於任職職之賢於官賢則官於功功言理王
事無必到不常至恐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雖足
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崇官而輕官任事者毋
重使其寵必在爵起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誅故民尊爵而重
孫爵孫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錄也
賞譽不當則民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官有排馬不足
以勸爵者有譽馬不足以榮明主之道賞必出于公利名必在
乎為上當榮同軌非扶行監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刑者
必有惡名故民畏刑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規術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
單下故下肆很弱而學於輕者之陷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而上
上以法威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賊之攻弱焉是以法令履尊
私行以威主威行雖足以法法隨之則亂治不聽則誇主故君若
子臣而法亂子官之禍至帝之國明王之道臣不得以行君威
舉不得以私利舉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權
行不以私為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則官以益民能
明推舉官以勸沮名號官則法令三陽故大臣有行則君若君若
有功則則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第十卷第十九

韓非子卷第十九

五書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多而禽獸少故有聖人作禮法
為樂以避羣害而民悅使王天下號曰有樂氏民食粟飲水
珍醢醢慈真而傷害嚴賢民多病病有聖人作禮法取火以化
醢醢而民悅之後王天下號曰燧人氏燧人之世天下大水
而獸禽決遠近古之世禁制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捕水蠅蝨
於夏后氏之世有必害益禹矣矣有法濟於窮周之世者必為
湯武矣矣然則今有美善齊禹武為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
新聖矣矣是以聖人不期古而法古不法常可論古之聖國
為之備宋人有折田者田守有株免是株折而田固釋其
束而守株以復得免免不可得得而身受其害也故先王
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樹也古者丈夫不耕率太之密足
食也婦人不織餼織之成足衣也不重方而食足人民少而財
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德澤莫不行重刑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
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六父夫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
而貨財寡者力勞而能食薄故民爭雖估價量利而不克於亂
究之五天下也有美法不削美法不削得美法食規者之世
也身執美法以為民先服無服雖不生毛雖巨膚之毋子若於
此矣以是言之天古之讓天子者是去法門之讓而謂巨膚之
樂也古傳天下而不食多也今身死子孫臣巨膚之樂
而故人之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較辭古之天子雖主之之樂今
者得身之重也夫山是而谷以者讓而相讓以水解以相
讓也澤居苦水者居庸而決矣人相讓也故欲求春

權儀

切爭不陳知事可謂權儀之救疏客必食非疏骨向愛也
 多少之奢望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即
 也財少也輕財天子非尚也勢薄也爭主奪非下也權重也故
 聖人操必必論權儀之政則薄不為勢薄不為勢重也
 而行也故事同於節而備過於事古者大王處豐碣之間地方
 百里行仁義而權而武成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
 行仁義則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刑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
 徐偃王之故武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害己也舉兵
 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高特之時有而不
 服滿路伐之弊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明教三年
 執于威舞有節乃服至之嚴城結短者及乎威舞甲不堅者
 傷于體是下威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既
 於道德中世遂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容時者當使子貢說
 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請也遂
 舉兵伐魯而門十里以並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
 齊滅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也子
 貢之智備除魯之力故敵萬乘則齊則不得行之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舊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等
 乘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德聖皆先王兼愛天下則教民
 知父母行以明其德也曰曰冠行刑罰焉為不事權儀死刑之
 報君為深澤此所學先王也夫以君臣為知父子則必治推是
 言之是無亂父子之人之情性矣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
 也雖厚愛矣愛之不亂先王之愛民不遇父母之愛乎子以
 仁非以為治也夫無法不統術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
 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法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

而

服於勢能操於威仲尼天下聖人也備行明道以游海內海
 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行仁道者果能兼者雖
 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八人魯哀公
 下主也南面而居國境之內莫敢不臣民者而服於勢也勢以
 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稱尊君仲尼非恃其義服其勢也
 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勢則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
 人主也不棄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求求人主之
 必及仲尼而以勢之民皆如列徒也此必不得之說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怨之爭為政御人無不備為勤勞其教之弊
 為毀夫以父母之愛御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而為而終不動
 其臣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致子必待刑罰之嚴刑
 者民固歸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雖非非能勝者峭也千
 仞之山雖勝易聽於威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常常者
 常備人不釋禁金百溢溢而不批雖細細則不吝管則不釋
 暴者常密會手則不扭而盜賊明主其其法也是以當與如厚而
 信使民刑之罰莫知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旦而故使民知
 之故主獲實不獲行法無故舉綱者其後隨其罰則實不可損
 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而其輕也以其
 犯禁罪之而多其勞也故聖王罰之所加者輕其輕也故
 法禁壞而民亂亂今凡事皆從後致者廉也故明王知父母
 隨俗有自也廉自之愛而君上之法犯其人主首其廉之行
 而忘犯禁之罪故民與於勢而不能勝也不事功而食則
 謂之能不取功而尊謂之賢賢聖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則
 私行立而功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遭

宋

星

此所以亂也夫設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與字祀崇者法而重
 依以初初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取之所養也法
 起上下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者
 者非所學也則善功文學者非所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
 躬其父為牛而問之更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由於父報
 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果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
 三北仲尼聞其故曰言有君父身死之妾也仲尼以爲孝
 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皆臣也故令尹誅而楚
 君不聞仲尼而常民易降北上下之判若是其異也而人
 王兼也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豈不幾矣古者答頤之
 作者也自陳有朝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答頤問
 以知之矣今以豈問利害不察之慮也然則多罪夫計則為明
 師為明勝則德榮比匪矣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功而顯
 榮豈有政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答之事不而立也
 甲厲兵以尚難而美為歸之際當國以重爵祿而信廉愛其堅
 之士徵發上畏法之民而美後遊俠私切之管舉行如此強強不
 可得也國平養備伏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用非所利是
 故服事者簡其法而於游擊者曰我其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
 所謂賢者自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彼妙之言也彼妙之言上智
 之所難知也今為家立法而以一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
 矣此權操不得者不務其內也治者不務其外也夫治世之
 審者不得則投者非所務也今初治之政民聞之其夫治所
 明知者不用而塞上知之病則其治及矣夫彼妙之言非民
 務也若夫貧民自信之行者必將責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

韓非子 卷十九

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也當厚以相利無當以相親也
 故宋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其責甚重
 其禍以精明則所漸雖有田常子擊之臣不敢欺也夫得
 於不欺之士今負信之士不盈於十則境內之官百數必任
 負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塞而亂者聚矣故
 明王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國術而不重信故法不嚴則亂官無
 罪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辭而不求其當也其用於行也美
 其舉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家其謀言者務為辯而不問於
 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庭而政不竟於亂行官者親於為
 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而歸祿不受而兵士免於弱政不
 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札亂國之術也今境內
 之民皆言治戰而管之法者聚有之而國貧民非其故矣夫
 身也境內皆言兵戰後其之者者家室勇而忘險弱言戰者
 故甲者少也故明王用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保其業無用故民
 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辨之用也勞而民危之者可得法而
 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者曰可得賞也今備文盡言言法
 則無辨之勞而有富之賞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利則人戰言為
 也其以百人事智而不用力事智者衆則法薄而力者有衆則
 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言者之文法無教無
 先王之治以吏為師無私切之得以新自為勇是境內民其
 言戰者必數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勇勇者及之於賞其故無
 事則國富有事則民強此之謂王實戰者王實而欲國之強且
 起五帝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此法也今言法者
 為勢於外內指足以得強豈不亦殆乎故君若此之言其事者
 非有分於從衛之實則有抗勝之志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
 強以攻一弱也而衛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

九七

解

今人臣之言衛者皆曰不事大則過欲受爵受事大夫未必有實
 舉則國則受安響而清矣矣獻國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國則之早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臣之言從者皆曰不事大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而去早執小夫未嘗實則起安而敵大夫試小夫未嘗能國而支
 大夫必不有誦有誦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致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賦軍委是故軍強則以外擯去官
 於內致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持主厚祿至矣士上
 積卑人臣罪矣國地雖別豈家國事或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以當退廢人主之於其聽釋也於其臣事未成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事故而弗謀則游說之士勢不為用端緒之旻而做伴其後故
 破國主士以聽言從者之浮託此其說何也旻人君不嗚乎公
 叔之利不容湯否之言而謀利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
 王少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
 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
 法衛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細語曰長袖善舞多
 獲善言此言多戰少功為工也故治強弱為其朝乳難善其
 用於善者十安而謀希夫用陰險五舉而計希得非用於善者
 必智用於惡者必愚也蓋治亂之五里也世周季委為從者平
 而樂衛離禮為衛半威而亡是則滅於從衛之術也世則衛
 以其從衛之計而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官利其地則衛
 以多其積強其民死以與其域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故其
 國則其傷大焉東之朝矣故自領於城之下而復強強哉其
 勢也此必不亡之稱也必不亡之稱而可也誠之計守衛者
 之遇也智困於內而事亂於外則亡不而通也誠之計守衛者
 安則如辟危窮令為之政取速則死於敵速則死於其朝危矣

歲

經 許

百 頁

亦私家之事而必於馬之勞家困而上非論則窮矣窮危之所
 在也民安得勿避政事私門而先解舍解舍先則速戰速戰則
 安行貨賂而重富強者則求得其利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
 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國
 士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舉其本務而趨未作今世近習之諸
 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官附貨賂附用於
 市則商人不少矣憂慮信譽而致通通通則士則取外之士
 惟柔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得先王之道以
 精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駁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一
 古者為說詐指於外方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常朝者
 亟貨徒窮在於卸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刑之禁其能師者指於私門
 而塞賢路而用重人之力獨運汗馬之功其商工之民治者祿之
 而聚野靡之對者積資而俾農夫不利此五者邦之害也人
 主不除此五害之民不養取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前
 滅之朝亦勿世矣

題學字第五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
 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
 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
 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郭氏之墨故孔
 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韓氏為二取合相及不同而皆曰謂孔且墨
 不可復生雖推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便道善而謂其合不
 同皆自謂其得尊也子產在齊有推使定儒墨之命今古諸君
 自餘敗壞夏三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命今古諸君自餘敗
 壞於三千載之前慮者其不能定儒墨之命也必也非
 能必而操之者其也故明張先王必矣克者非惡則極也息

家法述

著

著

著

極重事難反行明主非此也聖者之難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
 稱稱三十服裝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尊者破家而葬服三
 年大喪持世世以為孝而禮之失是也子之儉非孔子之
 侈也是孔子之孝特非聖子之及也今孝子安檢檢但在禮里而
 上種種之禮不色操不自進行曲則道於禮後行且則則
 忽於禮疾世以爲庶而禮之末榮子之禮後不關乎及不隨
 也今者則圖是極不存世世以為貴而禮之失是禮之禮終
 非夫榮之禮也是末榮之實勝非禮之禮也今實禮之禮終
 任二子人主尊而禮之自禮之禮終非禮之禮也今實禮之禮終
 之故海內之士言禮而禮之行無常禮之禮也今實禮之禮終
 治者多曰禮者前地也實禮之禮終非禮之禮也今實禮之禮終
 入之到而禮以完結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禮禮疾
 獨非之接獨以貧窮者非禮則儉也極而禮者實而力而儉者
 富高今上游賦於富人以有能於貧家是實力儉而與儉也而
 效眾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
 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脰毛世主必從而禮之節其智
 而高其行以為極物重生之士也天下所以使民因大澤設密
 林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極物重生之士而眾民日出死
 而重傷上事不可得也極書案習技術乘徒役眾而讓說
 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遺也夫禮之所統者君也
 而上之則養世士也持者則重說世士則多貴而眾民之疾作
 而以言談不可得也五刑參民執按不倍德言過於耳必應之
 以初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貴而家
 廟之勇尊顯而眾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顧不可得也國平

韓非子 卷十九

說

則養德使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養者非所養此所
 以亂也且夫人主於禮學也若其宜而而官用其官若
 非其官言去其非而用非非而用非非而用非非而用非非
 也而不息其禮學而用非非而用非非而用非非而用非非
 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幾父而行不備其親父子之節植
 而又也仲尼幾而取之與幾父而行不備其親父子之節植
 人子失之予明以言取人子失之予明以言取人子失之予明
 實實之禮學今之新辦盡乎世子而世之禮學子仲尼高提其言
 固任其身則得無失乎是以親任世子而世之禮學子仲尼高
 越任馬服之辨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之辨而有華下之患
 而容其黃臣治不能以必初水能以必初水能以必初水能
 其功伐與庸人不疑於愚智既明志聖宰相必起於官階探
 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處劬選官舉級
 則賞職大而德治夫爵祿大則官職治王之道也世石不取不
 可謂富家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亦不衆也而不可謂
 富強者趙不盜與家人不可使強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
 不食而食與家人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亦不衆也而不可謂
 不使與家人同事也夫與強石非不大數亦不衆也而不可謂
 強士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破國而後君王碎其君
 弗全而臣聞內之候雖非善行吾必使執機而朝其技力多
 則人斂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去廢家富而而君盛者
 取之吾以此知威勢之可畏也夫德厚之不足以下亂也夫
 聖全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
 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國可使為治者用家

九

而當基此字路德而務法夫必肯自且之能預百世無失情自國
之水千世無檢夫自且之審前自且之不可世無有無而世可
乘車射會者何也德治之道用也雖有不待德治而有自且之
世前自國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業者非人射者非一發也也
博賞罰而情自善之民明主審賞也何則國法不可失也而治
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惡之善隨德而而行必差之適
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善則世必以為狂夫智也善也
世必有非所學於人也而人以之不能為發人此世之所以
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其謂也夫論性也以仁教人是以
智與善說也相度之主非受也故善主蓋而施之善美無善善而
用脂澤敷也則倍其初言王之仁教無益於治明善法度必
吾賞罰亦有亦國之脂澤敷也故明主意其助而毀其頌故不
道仁義今正稅之稅人曰使若千秋萬劫千秋萬歲之聲枯耳
而日之膏無附於人此所以簡正稅也今世靡古之邪人情
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治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事不察故邪之情
而官道上古之傳善先王之功為德舜舜則以治而治此者
之正稅有度之主不使也故明主率賞事去血朋不道仁義者不聽
學者言今不知治有治而治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事不察故邪之情
吾官俸無所用也刑隨民而已矣民智不可用猶民之心也夫
聖人不制刑則腹滿而喘喘不抱聖則政益而刑益刑益則所小
播淫交入抱之益無窮也然猶嗚呼不上聖君子不知犯其所小
若政其刑大抱之益無窮也然猶嗚呼不上聖君子不知犯其所小
重刑以為其罪也而以上為嚴刑我者以實令厚且以刑如獲備
重刑也而實令厚內必介而重刑非刑也重刑所以重刑也而
以重其此則有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道之
韓非子卷第十九

察

逐
逐
逐

下
下
下

殺

韓非子卷第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人主第五十二
韓令第五十三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孝悌忠順之道而
審行也足以天下亂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
有劫於父有殺諸侯政及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孝為人
君而君其臣賢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
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
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解治官職以顯其君者也今
自以為明而不能以明法解治官職以顯其君者也夫
以為義而執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此至今
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夫父而
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
君子事父重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
之常道也明主賢臣而游易也則人主雖不肯臣不敢慢也今
夫上賢任智無常道也而天下常以亂治是故田氏齊呂氏
於齊亂齊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其股
其谷造馬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及有通者父聞
不得而子君聞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
也臣聞有通者逆不為臣主讓不為父父之所以故有賢
子者家宜則當之也父之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
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亂家也若有賢
臣而不為君則君之亂位也危矣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則
以為通者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

卷二十

物

私門之清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馳大官則私約之士
 安得無類於私官而疾距敵害之士焉得無捷於私門而務
 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私也今近世者不
 必言王之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國與近習論其言者
 誦言而不計其智是與惡論智也其高途者不必賢人之主之於
 人其有所賢而禮之入國與高途者論其行禮其言而則賢
 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有使賢於惡人賢士僅行於不肖則賢
 智之士莫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國亂途歧焚而傷其國敗
 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斃於易陽此三子
 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直也然不克於死王之志者主不
 察賢智之言而蔽惡不肖之重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
 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
 此世之所以亂也

防令第五十三

防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非法也定矣夫不以言言律法任功
 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尚斷以五里斷若工難驗則
 城郭瑣細以九里斷者強執經治者則刑罰此治也若以刑
 治以賞罰厚祿以同街行斷之通則都邑市野多者家業
 不致廢則國必刑民有餘食使以勞出薪必以其力則庶不怠三
 寸之管母官不可滿也則此不可滿也故治官無出利祿不以功
 是無常也國以功按官與爵此謂以成管祿以成爵祿以官無
 常國以功按官與爵則治見有者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
 去言以功按官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伐也兵出必取
 取必能有所奪去不攻而高朝廷之節小者不毀攻功取官爵
 取利有聲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法治力攻者出一取十
 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

考

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有乘官之負於若
 無狀惡使明者不担不敢實於使去不為官故技其使人不同
 勿故莫爭言此謂功重則利少也愛民罪實多實輕則上
 不受民民死與利出一空者其國無利則出二空者其在半用
 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利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則重利輕
 者輕者不至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
 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亂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其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
 所以惡民念之本也刑勝而民靜則安而在法治民者刑勝
 治之可也當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善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
 王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罰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
 親法則善惡兩斷故治民者禁其惡於未萌而用兵首服戰於民
 心禁其本者治兵戰且二者皆勝聖人之治民也虎治者強先
 戰者賊夫國事務是而一民心勇舉公而私不從實苦而強不
 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故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
 者政也王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者亦惟有權
 政積而不問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
 政法者王之者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勢而樂從後則
 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則不行於天下者必害其政矣夫
 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成而治也故治其法而難進者大
 者民亂不可成而治也故治民者常難治法法與時移則治
 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接而善之也名治治世如知之以刑則
 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法而善不變者亂故聖王之治民
 治法與時移而善不變能治力於地者言能處於外家者處
 強不塞者王武王適在所聞在前塞塞其言宜言聖政王制不

此韓非子者魏氏述古學新字鈔本也蓋香
 興唐元見於二翁本曰考也十卷他者仍錄氏之
 在者考有李氏論書鈔元字所又碑生去近日
 從新刻巨肆此考館家可謂闕者稱考考考
 道行抗邪轉入予自錄力予修著位為是固美
 換少自學取古學物固考者主耶抑物物物而
 者力者能修能取耶非其解之也重然對其以志
 錄起是些只理非甚考也若夫此考之勝傷年
 省不可以逆理評者即題文辭本備從此考而
 也然雖考之見政家心夫其其期以見此考年
 中利害女考而不備之固不鈔而考考則其考
 知主其審不待予於言考不特不觀錄云
 嘉慶壬戌中元考三日洞容願應考書刊收而
 王思道齋



余性喜讀未見書而朋友中與余嘗考
 析疑者惟願子千里而家相得歲而底
 千里借憲讀若魚任雙校故余所必
 之書不唯千里知之而最深每過尋社
 本為余所未見者千里必代購之歸余
 四五年来揮架中可備甲編之物正不
 乏也歲辛酉余四赴計借寶主之敵
 遠散然踏墨因錄我西人無一日去
 懷千里就漸撫阮云臺聘入校整
 之旬每歸為余言曰近日喜講云
 書者竟無其人蘓杭兩處云書之
 多與講云書人之多杭遠不及
 之種此種派之而和者道難與俗人
 之言也今身身六月千里自抗歸于余
 而可畧言近所得書為元刊云云者
 教雁少錄麻氏詩錄明刻書云云余
 要余二以為書皆如明白逐以歸余
 易白金十二兩而云問以外亦有如
 者于望口發去余二信杭之書考
 出書越百過于望于全閱與錄

蔡瑛半日而到將到去後竹主于道
 察後余曰有一分誠心飽而此書必當
 歸之惟小日他誠此可然鈔本須
 得利李質問其姓名云為影宋鈔
 韓山小藏為嚴邊王手書筆兩家
 需直白金四十兩余急欲觀其書于室
 曰此書為任殿此家所藏向他後得
 之託余求售于子故索直金余問之
 喜甚蓋此書中惟一管韓力最少年
 所收也方皆宋刻力多惟管韓力缺
 管王猶見殘宋本若韓山亦并未聞
 母有宋本今得教鈔者豈不不缺亦
 林致買片金盡措諸友人所願以
 卅金購之金書之得先遷延至教日
 蓋于其愛不忍釋手矣于其跋云
 力不他焉余允其他書多特以可
 亦在是必多方致之較于其為更
 愛爾取後趙李覺後字特多正
 唯後字思之正是一通唯于其為
 紙收之于抗二惟余為他收之于

稔不信抄之謝古者我西人亦有因
 心與今字成云書甲編中又舊添
 置一序矣收書之日為中元日以
 者三八即刻者仍為江表所信天
 樓閣翰墨回緣巧合出日多抑何
 功邪一序若之以誌幸事特嘉慶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黃丕烈書于
 王汝馬巷之士札片



余既以得影字鈔本疑非子白謂所過之序無過於是方擬
 手校同異于本以備徵信之用通錢唐何年辛酉訪士
 札居見案頭有此事亦說為奇見然一日作札告余曰頃與
 張古登引馬說及知韓非子宋刻乃在華嚴寺非奇之
 又新平余聞之喜甚即往謁古錄、未幾蓋古餘与古友
 神交而余謂之喜甚即往謁古錄、未幾蓋古餘与古友
 事在保諸親其書歸于余言其非余印屬方未往假亦
 以是言采一見稱快始信余本之真從字本出也然非一
 本張本缺第十四卷第二葉余本却有今本缺第十四卷第
 七葉張本有之則余本非從張本出矣顧又有段馬者
 余本為述古堂所鈔後得迄今季氏此可德兩家當日
 信之乃余本中間有与張本絕不相類者一行一字動見
 差誤如謂影鈔偽為則于卷六某何以聽其空白以傳信
 于後于或有謂影鈔之本有傳故影鈔之病遂據以傳疑故
 批評如是乎此外板心編數及刊列字數影鈔者或疑或
 不同大約底本及錄書耳至于字之筆畫稍有異同此影
 鈔者莫辨其形似致有此失也今悉以朱筆手校于上以
 別紙影鈔宋刻之真者附于亦庶不改影鈔之舊本可
 存宋刻之真偽天壤間又有影鈔之原本出則錢氏之
 影鈔者亦不任咎矣世之古言何限安能執一以求余耶
 我輩生過王滄亭之後而所見翻勝一君此字之至者也
 張本為余古堂親密坊古餘借校故在郡中觀密坊河
 南邑人今官江蘇糧儲道聞其官于京師欲以廿金求售
 于孫伯淵、未之買并為言此書之可寶與今將于孫世宗矣
 古餘之倍程之文難而余之見字之文字固并編其數言諸
 家圖書以誌源流首列張敦仁請過一印此書得見之由也

每冊圖書未能悉察茲但取其一次其先後每印所在通
 天格琳瑯例法出其意其後日後詩與宗刻版空余手校
 所據本者可按此知之是預備裝綴補于後他日千墨滯
 索觀此本定就余手見書之性又出渠上矣時未識
 後之請者若茲錄余區、與書之心而不以余為多事
 者也八月六日甲辰先翁識



九月廿日重觀於法云兄書齋

唐增祀



寧有聖君有條則聚矣夫行身亦然無懈聖地則各其業夫公
子以將為則相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夫不能視不見必為
則乃使會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
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鬻鬻而為人用我其將謂子何周南
之辭公孫喜死焉

有與孫者鄉欲賣宅而睡之人曰是其貴將備家去之故曰
勿之矣子始何之答曰吾知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
者非所勝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與子西之鈞名也子西曰賜也能乃尊之
不復疑也孔子曰寬發不被於利然我性有相曲為曲直為直
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豈有曲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喬公之故人公笑不
休言且待後輩文子曰至是得若昔此人遺我錦囊蓋喜時與此人
遺我玉環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
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輩二三乘而獻之其若若矣

周禮謂魯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我為真我於魏請以魏筆王宮
德不可不示一無魏也齊王亦不真我魏齊而短有魏者不如如
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
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晝謂宋公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公曰君少主也而務名
不如公荆翼君之孝也則君不奪人位而大敬重公則金常用
宋矣

管仲被殺相謂曰君亂甚矣矣國齊國之諸子其可謂者
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爭一人為相違者相殺管仲乃從
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執君小白先入為君魯公相管仲

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成威雖善祝不能自效也棄秦
醫雖善除不能自驅也以管仲之聖而得鮑叔之助此謂諺所
謂濟自其來不害去自譽也而信者也

荆王使吳使使通齊楚楚辭於荆師而將軍白驪之效以實取
問之曰女來乎乎答曰上言荆曰今非將欲安齊實意何
也答曰是故吾所上告也及使人來也也國視將欲安齊實意何
深慮高量齊軍不聽齊辭憐意也將軍白驪則吳公齊王矣宜
國之下亦為一臣下夫殺一臣而得國其不言何也且死
者無知則以巨萬無益也死者有知也則將當戰之時使敵
不勝則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鑿鍾遺仇由君仇由之君
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
也大家卒以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
枝因斷穀而驅至於殺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多言在史術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
而索去死就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魯示我不病也不如起
師與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
不可吾亦垂大甲傷我與戰卒不冠不如路之乃刺露山之
陰五百里以路之

荆伐陳其敗之軍聞三十里而十日夜是左史術相謂子期曰
甲十日甲而兵聚矣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
夫人至員前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後千里吳君子必休小人
必食我行千里擊之公可敗也乃從之遂置吳軍

韓宣惠相與魯難韓字季公孫魏曰魏借師以伐魏魏侯曰寡
人與韓兄弟不可以從魏又季公孫魏侯曰寡人與韓兄弟
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及知文侯以權於己乃皆朝魏

元治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
 生如春露之死如秋故民勸德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
 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勉於推善而務至於任勸職士出
 死而殫力者自道者自懷金之心以死力者自節力者
 為任職職如黃青牛黃金石則君之令高故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者其所難以其所難此其功易故君子
 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舉何以知之夫貪盜必劫而後取
 則身不全善者不量敵則無勇力無勇力不可則利不成
 明主守善也善者見優於其所不能賊盜跖見害於其所不
 能取故能禁善者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善者守
 厚於君而正夫大勇處巨盜真平則天下公平而賢臣之請正夫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要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
 可也今天下無伯夷而善人不絕田成盜跖立法度善者懼則

伯夷不失其節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循
 侵弱故不得暴寡寡託不於法之法則自土不於人而人不微
 幸窮乎貪於善之失則伯夷不得三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
 失善故不無邪君功於失善故人益不工邪人不善而盜跖
 止如此故國不載幸乎不舉六卿書不著一善不明天差惡其
 之賊善故國不載幸乎不舉六卿書不著一善不明天差惡其
 取之專人臣誅其貪賊之內而無挾挾聚有嗚呼之禍服虎而
 不以押挾委而不以法懲罰而不以此賞者之所患矣論之
 所難也故論非所以備風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五法非
 所以使衆人所以備生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使善生也
 所以使衆人不相謀也不獨恃比干之死則不幸亂臣之無計
 也恃法之所能服播庸去之所力乎當今之世為之主事臣無
 天下結縛者利莫大於如此故若人有無亡國之圖而事臣無

曰勢位非天時雖上堯不能冬生一稊使人心雖貪貴不能盡
 人力故得天時則勢而自生得人人心則趨而自勸因法能則
 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讓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
 自然之道行無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材於高山之上則臨
 千仞之鈐材非長也位高也榮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
 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子路得則賢也鈞
 錘大輪則則非千金鈞錘重也有勢之與鈞錘也故短之臨
 高也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力以共載之故
 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善所能故以尊主
 御眾臣則長善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隨而立故
 臣主同欲而異發人主之患在長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難疾無
 驛昇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

曰至治之國君臣同欲臣若敵技臣若馬故人有餘力効於
 應而技有餘巧効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威名
 者不足於勢勢者已親而遠者已歸則名不稱賢者已親而遠
 者已歸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
 致功名者有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舉之以多尊
 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大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
 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功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體者法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
 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皆治亂於法計量非於貴
 罰屬賢量法稱衡不處天理不隨情性不效法而不求小疵不流
 指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盈毛而不小變法之
 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生乎愛惡也故善其在乎

已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知朝露絳樓不放心無絲怨口無煩言故軍馬不發難於遠陸旌旗不亂於大澤高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駭不創膏於旌靡家室垂有若圖其真錄功於船玉記字之牌空虛故曰利莫身於簡樸憂又於安後匠石以千版之香檠納規縮銀編其季而正太山使金員育樁中將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竟山不止民不能者故曰古之使天下者不使匠石技巧以欺大山之禮不使員育盡威於物萬民之性固道全法君子樂而大赦止濤然開解因天命持大禮故使人無難法之罪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上小天下則下不憚履心不地則物不負載大山不立好惡故能容其高匠每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奇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寧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獲以順為金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第八

夫新砥礪殺矢殺登而射雖宜而委登登其端未處不中於毫也然而其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也故云寸之引寸十寸之遠非非途家不能全者有常儀的也故云寸之引十寸也有常儀的則界家以五寸為功無常儀的則以委登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辨士擊說殺度而持之雖知者德喪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就其辯不度以功舉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試者所以長殺也

過關則額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國者慎按形不能謀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殺登而射雖宜而委登登其端未處不中於毫也然而其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也故云寸之引寸十寸之遠非非途家不能全者有常儀的也故云寸之引十寸也有常儀的則界家以五寸為功無常儀的則以委登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辨士擊說殺度而持之雖知者德喪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就其辯不度以功舉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試者所以長殺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使學者有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惠也且人所急無如死身不能自使宜為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魯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
諒以後與者為勝耳
客有為周君畫策者魯宣王而威君觀之與蘇英者同狀周君大
怒策者曰臣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牆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
上而視周君為望見其狀盡成龍象傷毀軍車馬物之狀備
具周君大悅此策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策者殺風
客有為齊王畫策者齊宣王問曰魯最難者曰大馬難孰勿者曰
鬼魅最易夫大馬人所知也曰鬼魅於國不可類之故難鬼神
無形者不歷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若士田仲者宋人孫殿見之曰殺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
而食今教有樹鐵之道堅如石厚而無鐵鐵之仲曰夫鐵樹與
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鐵則不可割以盛物而任重如堅
石則不可以割而以掛玉無以砥為也曰殺發將以微非之今

之官官爵之遠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今為賢

匠則屋不成而

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賢

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

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大分在外人者也非能生功

止過者也是故法術之法本上極其心其次其法言其功善其

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早去危國者

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罷服之以法是以

以嚴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氏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

以執也法也者言之所以歸也豈使郎平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

至於境時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論堯

氏有孤勇三苗有成駒桀有侯後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

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凶險以敗其外小謹

以微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退善釋其主以集其精微亂之以其

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

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

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請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

肖如黑向矣若夫許由繡牙魯伯陽參預衛商倫如狐不捷重























明黃天不識下隨勝元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一見利不喜下

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辜辱之名則不樂食殺之利

去利不喜雖身貴無以動之臨難不恐雖威利以威之此之謂

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攝死於草木或創履

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賢臣當今之世

<p>此印在第二册卷 五第十卷第二册 卷九第十卷第二 五册卷十四第八 五册卷十四第八 第七卷</p> 	<p>此印在第二册卷 五第十卷第二册 卷九第十卷第二 五册卷十四第八 五册卷十四第八 第七卷</p> 	
<p>此印在第六册卷 二十第七卷</p> 	<p>此印在第二册卷 五第十卷第二册 卷九第十卷第二 五册卷十四第八 五册卷十四第八 第七卷</p> 	
<p>此印在第六册卷 二十第七卷</p> 	<p>此印在第二册卷 五第十卷第二册 卷九第十卷第二 五册卷十四第八 五册卷十四第八 第七卷</p> 	
<p>此印在第六册卷 二十第七卷</p> 	<p>此印在第二册卷 五第十卷第二册 卷九第十卷第二 五册卷十四第八 五册卷十四第八 第七卷</p> 	
<p>此印在第二册 第一卷第二册 第一卷第二册</p> 	<p>此印在第一册序 第一卷第二册 四第一卷第二册 卷七第一卷第四 册卷十第一卷第 五册卷十四第一 卷五第六卷十七 第一卷</p> 	
<p>此印在第一册序 第二卷</p> 	<p>此印在第一册序 第一卷第二册 四第一卷第二册 卷七第一卷第四 册卷十第一卷第 五册卷十四第一 卷五第六卷十七 第一卷</p> 	
<p>此印在第一册卷 第二卷</p> 	<p>此印在第一册序 第一卷第二册 四第一卷第二册 卷七第一卷第四 册卷十第一卷第 五册卷十四第一 卷五第六卷十七 第一卷</p> 	
<p>此印在第一册卷 第二卷</p> 	<p>此印在第一册序 第一卷第二册 四第一卷第二册 卷七第一卷第四 册卷十第一卷第 五册卷十四第一 卷五第六卷十七 第一卷</p> 